甘地語錄

⊕聖雄一生思想精華

龐祖戡 編譯



頂淵

甘地語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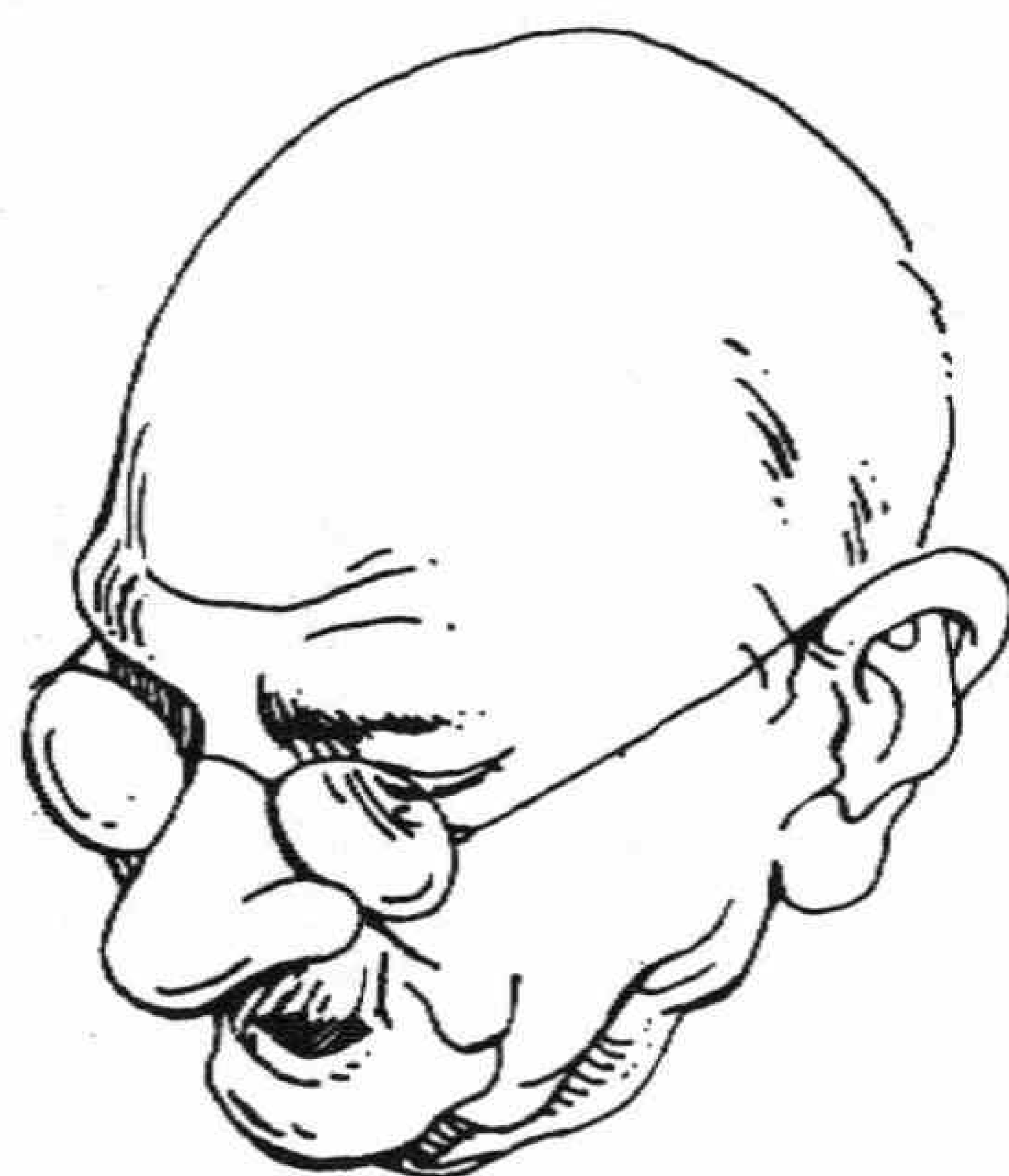
——聖雄一生思想精華

龐祖戡　編譯



頂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THE SAYINGS OF MAHATMA GANDHI



精選文刊～本本皆精挑細選之作

一部美好的作品係人類超乎於功利名器之外的一種智慧結晶，是情感之抒發、心靈之寄託；在精神享受重於物質享受的現代，文學在人類的生活領域裡，益顯其重要與迫切。而所謂「文章之脈，通於性命」，文學的最高境界即是達到知命識性之境地。

在紛擾繁瑣的工商業社會中，似乎沒有太多的時間讓我們駐足書間，而要購得自己所需且稱心的作品，又豈是三兩分鐘便能覓得？實有如面對山珍海味，卻不知如何下箸之感。「精選文刊」即熔合中外知名作家具代表性之作品於一爐，供饗讀者；深切企盼在我們精挑細選和佐理品嚐下，所提供的皆能滿足讀者的慾求，從而讓國人對當今文壇及他國文化背景有更深一層的認識；拓展文化事業，充實知識領域。

書香社會的創造，需要您來共同參與，時代的巨輪更要結合群體的力量共同推動，爲延續文化生命使其源遠流長，做文藝的尖兵，時代的先鋒，彼此共勉！

項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謹識



譯者序



翻譯，是件苦差使，尤其是厚册巨著，有時為了時間上的需要，有時為了思維上的延續，有時為了遇到疑難，雖在溽暑寒冬或夜深人寂，仍不免對卷苦思，孜孜長考，或反覆推敲，多方揣摩，犧牲了應有的休息和娛樂。若是碰上了不懂的第三國文字或罕見用語，或是很專業化名詞，在所有的字典都查不到、又找不着可以請教的學者，眼看工作難以為繼的時候，心中的鬱悶，實在難以言宣。為了要想把一篇或一册表達方式與我完全不同的文字，用我們常見的語句，簡潔流暢而忠誠地把它迻譯出來，倘若中外文沒有相當基礎，或是常識不夠豐富，更想要做到「信、達、雅」，實在很不容易。坊間常見許多翻譯文字，有的讀之詰詘咬牙難以成誦，有的讀之如墜雲霧、不知所云，有的更是半猜半湊、原意盡失，很多人根本不願看翻譯書籍，是有其原因的。

可是，翻譯究竟是一項很重要和饒有意義的工作，從別人文字的敘述中，擴大了我們的眼界，啓廸了我們的思想，誘發了我們的智慧，提示了我們許多的過去和未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若能由於中介的作用，幫忙一些不能直接閱讀原文書刊報紙的朋友們，找出他山之石，攻出珍貴的美玉來，對於我們國家和社會的發展與進步，不也是有了貢獻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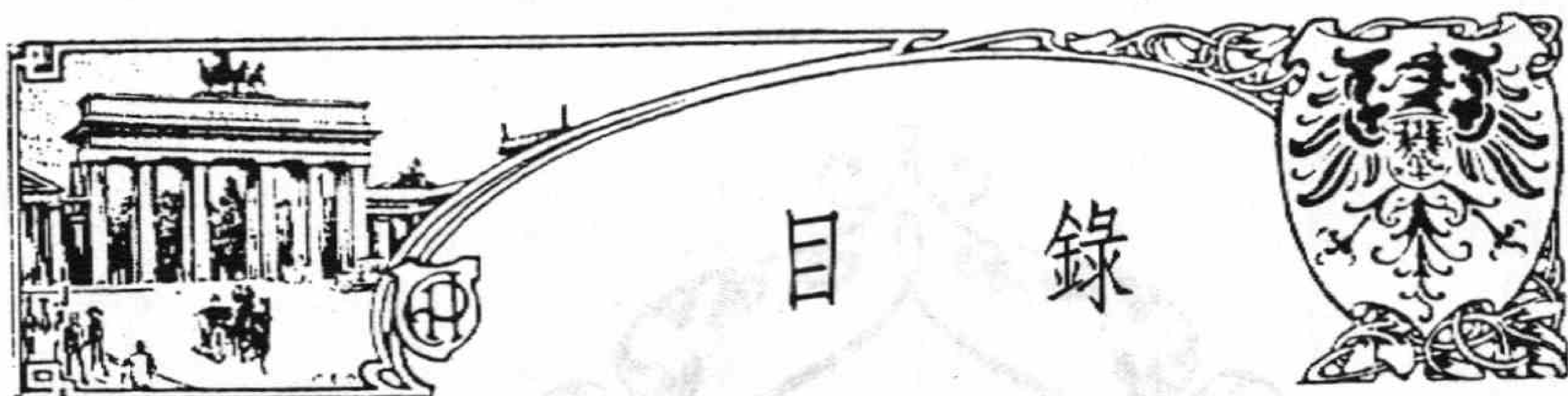
聖雄甘地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他的作法和想法，有許多是深值我們借鏡的。際茲充滿暴力和戾氣的社會，他的反暴力主義和思想，是很能令人猛省的。

本書匆促譯就，謬誤之處在所難免，尚請各界先進和高明不吝指正。

最後，我要在此特別致謝的，是一位印度籍的Pads Praiira先生，他以一個素不相識的人，竟願為我熱心查考和解說書中很多的印度文，本書翻譯工作才得以順利完成。

龐祖戡

七十七年三月於台北



目錄

後世之人，大概不會相信像這樣一個有血有淚的人，曾在這個地球上走過。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對甘地的讚語

甘地之名永垂青史，其偉蹟與釋迦、耶穌媲美。

蒙巴頓爵士對甘地的讚語

1 聖雄對本身及其夫人卡司特拜之自述





我於一八六九年十月二日出生在邦巴達（又名蘇旦馬浦里），童年也就在此地度過。我記得當時曾經入學受教育，但在那段日子中，除了與其他的孩子一起爲老師取各種名字之外，我什麼都記不得了，而當時連背九九乘法表都相當吃力，可見我的智力非常遲鈍，記憶力也不佳。

我以前很害羞，總是避開人群，只有書籍和課業是我的伴侶。鐘聲未響我就趕到學校，一放學立即跑回家，這是我每天的習慣。我可是眞地跑回家的，因爲我不想和任何人談話，甚至害怕會有人嘲弄我。

此外，我還是個膽小鬼，晚上絕不敢在戶外活動。我對黑暗有很深的恐懼，總覺得鬼會從某個地方鑽出來，這個附近可能有小偷，那個方向可能有妖魔……，這些恐怖的猜疑令我無法在黑暗中入睡。

我怎能讓睡在身旁的太太知道我的恐懼呢？她已不是個孩子，正是青春年華，但我知道她比我勇敢。她不怕妖魔鬼怪，在晚上任何地方她都敢去，跟她比起來我覺得很慚愧。

我一直想使我的太太成爲一個理想的妻子，目的是要讓她過純正的生活，學習我所知道

的，並且能認同我的生活及思想。

我不知道卡司特拜是否也有這種野心，她目不識丁，生活單純，個性獨立、堅忍，而且沈默寡言——至少與我在一起時是如此。她並不在乎自己的無知，我也記不得是否我的苦讀曾刺激她的學習慾望，我想我的野心只是單方面的吧！

我把感情完全放在她的身上，而且也希望得到囘響，不過卽使沒有任何囘響，我也不會感到痛苦，因爲在我這一方至少有主動的愛。我必須承認我很喜歡她，卽使在學校也常想著她，尤其是晚間相處的情景更常縈繞在腦際；對我來說，分離之苦使人相當難受。

我常常與她閒聊到深夜，害她很晚才能入睡。這種貪戀的熱情，若沒有強烈的責任感去駕馭，極可能令我得病而夭折，或者陷於苦惱的漩渦中……。

我說過卡司特拜是一個文盲，我急切地想教育她，可是肉慾的愛卻使我無法騰出時間，主要是這種教導和她的意願相左，再者夜間那件事……。因此，我必須承認，在我們年輕時，教育卡司特拜所花的心力大都沒有成效。當我從肉慾的睡夢中醒來時，我已經投入群衆的生活，再也沒有剩餘的時間了。

（甘地和卡司特拜結婚時，兩人都是十三歲。）

我確信如果我對她的愛未曾因肉慾而受不良影響，今天她可能已是一位學有素養的女士了。我知道有了純正的愛，世界上沒有任何事是不可能的，而我在那個時候極可能已消除了她那不喜歡讀書的態度。

……，我提高了聲調說：「家裡有這種糊塗蟲，實在令人難以忍受！」

她大聲地回嘴：「這是你的家，你愛怎麼樣就怎麼樣吧！我走好了。」我一聽，就失去了控制……，我抓住她的手，把這個無助的女人拖到大門口，打開門想把她推出去。她淚流滿面地哭喊著：「你難道一點羞恥心都沒有嗎？我能到那裡去？你的妻子就得忍受你的拳打腳踢嗎？看在老天的份上，把門關起來吧！」

我……確實感到很羞愧，便趕緊關上大門。我想如果我的妻子離不開我，那我也就離不開她。

當我強迫她屈從我的意願時，她一方面堅決地反抗，一方面又默默地忍受因我的愚蠢

而加在她身上的痛苦，她的行爲終於使我自慚形穢而放棄愚蠢的行爲。我從她那裡學到了不使用暴力的教訓，在「非暴力」方面，她反倒成了我的良師。

在我的一生中，我自嚴苛的諍友處得到許多收穫，甚至多過我的崇拜者所給我的，尤其是出自友善有禮的批評，使我獲益良多。

拙於言辭曾經是我的一項苦惱，現在卻是一種樂趣了。它最大的好處是令我懂得言簡意賅，而且養成一種約制思想的習慣。現在我可以斷言，絕對不會有一個未經思考的字眼會溜出我的舌頭或筆尖。在我的記憶中，我未嘗因任何言辭或文字而後悔過。

我在寫作的時候，從來不想我以前曾經說過什麼。我的目的不是要將某一個問題配合我以前的言論，而是要這個問題與展現在我面前的眞理一致。這種作法讓我由一個眞理邁向另一個眞理；省去了一些不必要的記憶和壓力。當我將五十年前的舊稿和最近寫的文稿對照時，發現兩者之間沒有前後不一致的地方。

每天晚上，當我的雙手忙著幫父親按摩雙腿時，整個心卻早已飛到臥室中……，在那個宗教、醫學及常識都不容許性愛的時刻，我還是克制不住。那天晚上，當我完成這項例行差

事之後便高高興興地回到臥室……我的妻子，這可憐的小東西已經睡著了……我把她叫了起來。

（幾分鐘之後，僕人來敲門，告訴小甘地他父親已經去世了。）

這使我深感羞愧和悲傷。我跑到父親的臥室，只覺得自己若未被禽獸般的肉慾矇蔽住，就不會有未見父親最後一面的遺憾，他本該死在我的懷裡的。

我爲自己的肉慾感到無比愧疚——即使在父親垂危時仍不能免——這已成爲我一個永難抹煞的污點。我一向很重視對父母的忠誠，對於自己因爲性慾而對父母顯得不夠誠摯，這種情境令我覺得難以寬恕。我想，在我能克服性慾的引誘之前，還必須通過許多磨鍊。

（甘地的父親於一八八五年去世，當時甘地和卡司特拜都是十六歲。）

我並沒有什麼新的東西來教導世人，眞理和「非暴力原則」都如山嶽般的古老，我所做的只是盡我的能力，去大規模地實驗這兩者。在實驗中我會犯錯，但也從錯誤中學習。生活及生命的問題對我而言，遂成爲眞理和「非暴力原則」的實驗了。

我的全部哲學——如果用那虛嬌的名詞來說——都包含在我說過的話當中。但是你不能稱之爲「甘地主義」，因爲它並不是什麽「主義」。有人引用經典來駁斥我的立論，但是我比以前更堅持我的立場——眞理絕對不可以犧牲。那些相信我的人們，只能以實踐的方式來傳布眞理。

我在政治活動中所展現的力量，都是來自我在精神領域中之實驗。

我服膺「信任」，而信任可以再產生信任。懷疑是邪惡的，而且一旦沾上便很難消除，唯有心存信任的人才不會迷失，心存懷疑的人不但迷失了自己，也會喪失了這個世界。以「非暴力原則」爲信念的人們要謹防心懷疑念的對手。懷疑衍生暴力，唯有信賴才能免於暴力。因此，除非我有絕對的證明，否則無論在何種情況下，我拒絕打擊任何一個人。

我愛好自由，因此我也不會去限制別人的自由。

我的國家主義是強烈的國際主義，我厭惡國際間或宗教間的鬥爭。

我可能是今日地球上最快樂的人了，在這兩個月中我體會到無限的愛。我一向對任何人

都沒有惡意，也沒有人像我一樣能維護印度的和平，但是我卻被拘捕入獄。這種情形正好赤裸裸地把拘捕人的罪行展現在世人眼前。事實上，我並不會因此而受到傷害，因爲我的精神始終保持著平靜與安甯。

心中最誠摯、最純正的願望總是會實現的，在我的親身體驗中，常常見到這個規律得到證實。服務窮人是我心中的願望，因此我常投身於窮人之中與他們合爲一體。

自結婚以來，我就過著一夫一妻的理想生活，忠於妻子是我摯愛眞理之一部分。在南非時，雖然會顧念到妻子，但我已瞭解到禁慾生活的重要。

我的忠誠是否就是把妻子當成性愛工具？如果我始終是性愛的奴隸，那我所謂的忠誠根本不値分文。爲了對妻子公平，我必須說——她從來不是個存心誘惑的女人。因此，只要我願意，發誓禁慾就是我最簡單的事。但由於我的意志力薄弱，或者說是對於性愛過度的迷戀，使得我的禁慾困難重重。

我相信生養後代、教育兒女，與服務群衆是不能同時兼顧的。

因此，我不希望有太多的兒女，所以我開始努力地自我約束。我們開始分床而睡，白天我盡量的工作，希望晚上就會精疲力竭地上床休息。然而，這些努力似乎並沒有帶來很大的效果……。

在經過一番深思熟慮之後，我在一九〇六年立下誓言。在此之前我並未和我的妻子討論過這件事，只在宣誓前才和她商量，她並未反對，可是我在宣誓時卻感到猶疑，說出誓詞時顯得很困難。我缺乏堅強的力量，我要如何才能控制我的情慾呢？在那個時代，一個人要斷絕與妻子的性愛關係，似乎是件奇聞。但是靠著上帝的力量，我忠誠地履行我的誓言……，當我回顧這二十多年來對誓約的實踐，內心充滿了喜悅與讚嘆。在宣誓之前，我在任何時刻都容易受到誘惑，而這項誓言是抵擋誘惑的堅固盾牌，禁慾的偉大潛質對我而言，愈來愈有力量了。

我生命中最黑暗的時期就是幾個月前在孟買的時候。當我在睡覺時忽然想找個女人，那眞是充滿誘惑的時刻。啊！一個企圖超越原始本性的人，在四十年的努力之後居然再度有這種可怕的念頭！我終於壓制了這種感覺，但是當時我確實面對著人生中最黑暗的時刻，如果我失敗了，那我也將徹底的毀滅。

我不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我要做一個眞正的實行家。

那些追隨我卑微事業的人，或者只是表面上的，也必須遵守一個原則：那就是不去傷害一個人或一個國家。我的國家主義和我的宗教一樣，不是排他獨佔的，而是兼容並蓄的。

我不要求絕無錯誤，因爲我知道自己曾經鑄下如喜馬拉雅山那般巨大的錯誤，但是我也知道我並非刻意地對任何人、任何國家或任何生命造成那些過錯。

有時我會對自己感到十分的憤怒，但同時我也祈禱自己從魔鬼的掌握中掙脫，懇求上帝賜給我力量以紓解我的憤怒。

我曾經從痛苦的經驗中得到一個極大的教訓：那就是將憤怒轉化爲力量。就像將儲蓄熱量轉變爲能量一樣，憤怒也可以轉化成一股強大的、足以推動世界的力量。

我是一個夢想家，卻是一個實際的夢想家。我的夢想不是空中樓閣，我要盡可能地將夢想轉變爲事實。

如果我沒有幽默感的話，我想我早就自殺了。

我是一個無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膽怯的科學家永遠不會開始他的實驗，而我是屬於哥倫布及史帝文生一類的人，在面臨困境時能以希望來支持希望。奇蹟並未從這個世上消失，只要上帝存在，它們也就永遠存在。

我要求自己不要怨恨任何人，藉著長期虔誠地修持，我已有四十年未憎恨過任何一個人了。我知道這個很難做到，所以用最謙恭的態度，盡量達成這項自我要求。

但是我卻痛恨那些存在於各處的邪惡。我恨英國人在印度建立的政府體系，也恨他們對印度的剝削，這種情形就像我打從內心深處痛恨千萬個印度教徒所形成的可怕制度一般。然而我不怨恨當權的英國人或者印度教徒，我尋求各種仁愛的途徑來改造他們，我的不合作主義並非源於恨，而是愛。

我認爲自己是個印度教徒、基督教徒、回教徒、猶太教徒、佛教徒和儒教徒。

你們必須觀察我的生活，我如何起居、飲食、坐臥、談話及一切舉止，這些行爲的總體表現就是我的宗教。我充分地了解，神主宰著我生命中的每一次呼吸，我是祂的後裔，然而我卻離祂十分的遙遠，這對我實在是一種無休止的折磨。我知道這乃是我內心邪惡的愛慾使

我一直與祂相距遙遠，但是我卻不能將之袪除……。

除非我能與全人類認同，否則我無法實踐宗教生活，而要與全人類融成一片，除了參與政治活動之外別無他法。

有些人說我是一個聖人，而在政治中迷失了自己；事實上我是個政治家卻極力想成爲一個聖人。

我只不過是個普通人，而且能力比一般人略低，所以我不要求有高於其他人的地位，也不要求對我艱苦達成的自制及「非暴力」有特別的讚美。我認爲任何男人或婦女若能夠做同樣的努力，並且培養出同樣的希望和信仰，那麼他（她）也能夠得到我所能獲致的成就。

我必須學著在社會上生活，卻不會被社會上各式各樣的陷阱所傷害。

我否認自己是位聖徒，可能辜負了評論者的期許而使他們感到失望。我可以告訴他們，我這個政治家從未眞正主宰過自己的任何一個決定；而我之所以參與政治完全是今天的環境所致，這種環境使得政治如蛇一般纏繞著，人們無論如何都不能脫身……。一種十分自私的辦法

，就是當我處於四面嘈雜、聲浪沸騰的環境時，便希望能生活在平靜中，我曾經利用自己和朋友們做實驗，把宗教精神引進政治之中。

在這個世界上，唯一可以強制我的力量，仍然是我內心中一個微弱的聲音。

我相信一個人若在精神上有所收穫，那麼全世界會與他同時得到收穫；如果一個人墮落了，全世界也會墮落到那種程度。我不會幫助反對者而不幫助自己和共同工作的人們。

我不會從自己罪惡的後果中尋求拯救，我倒希求從罪惡本身或者甯願從那種罪惡的思想中能夠贖回。我將樂於從事無休止的努力，直至達到那個目標爲止。

我願意本身及所有的一切都完全毀滅，而不願以犧牲男兒氣慨來換取安全。

我知道肉體是會毀滅的，而靈魂是永不毀滅的，我怎麼可以因肉體與靈魂之分離而覺得哀傷？

我的身上眞具有不用暴力的勇氣嗎？只有我的死亡才能表明這一點。如果有人殺了我，我在臨終時嘴上會唸著對刺客的禱告詞，並帶著上帝的記憶以及祂存在於我心中殿堂裡的感

覺，唯有在這個時候，人們才會說我具有勇敢的不使用暴力的勇氣。

啊！上帝！（這是甘地一九四八年元月三十日遇刺時所說的最後兩個字。）

2

談「非暴力」及「爭取自由」





我的企圖是藉著非暴力行爲來改變英國人，而因此使他們知道他們對印度所犯的錯誤。我不想要來傷害你們（指英國人）的人民，我之要爲他們服務，恰如對自己人服務一樣。

英國人要把這項鬥爭放在裝有機關槍的地面上，他們有武器而我們沒有。我們擊敗他們的唯一保證，是把這項鬥爭放在我們有武器而他們沒有的地點。

一個政府爲了防衞其罪行，一次又一次地走向錯誤之途，我無法對它保持尊敬和喜愛。因此，屈服於一個完全或大部分都不公正的政府，是一項不道德的「自由」交易。

我不相信使用暴力可作爲走向成功的捷徑……。但是，我很同情和讚揚那些有價值的動機，我是一個對使用暴力方法毫不妥協的反對者，卽使爲了要達到最崇高的目的亦是如此……，經驗使我確信：永久的美好決不可能是非眞理與暴力的後果。

我反對暴力，是因爲當它看起來是做得很好，可是這種好處只是暫時的，它所產生的邪惡卻是永久的。

我們必須使眞誠和不用暴力不僅成爲個人的實際行爲，而且也是團體、社會和國家的

實際行爲，這一點，在任何情形之下，是我的夢想，我要爲設法實現這個夢想而生，也要爲之而死。我的信仰，每天都幫助我發現許多新的眞理。

非暴力主義是我的信仰中的第一條，也是我的教條中的最後一條。

如果要流血的話，就流我們的血吧！養成一種無須殺伐而安靜死去的勇氣。因爲人們活著就是要準備死，倘若是需要去死的話，就死在自己弟兄的手中，用不著去殺死他。

有項永久性的原則，就是不容許妥協，一個人必須準備犧牲他的生命來實行它。

這個世界已經厭惡流血了，正在尋求避免這項不幸的途徑，我可以自詡的說，印度最新而獨特的方法——非暴力，已爲全世界開闢了一條可避免一切動亂的道路。

一種不用暴力的革命，不是一項奪取權力的計劃，而是一項轉變關係的計劃，目的在權力的和平轉移。

當他們的雙手都被無辜的鮮血染紅了的時候，自由與民主就變得不神聖了。

把手中的劍削毀的人，無疑地是位勇士，但是面臨死亡而小手指都不動一下的人，更是一位勇夫。

如果與多數人作戰，死得像個眞正的男人，這算是勇敢的話（在事實上也是這樣），那麽拒絕戰鬥并拒絕對覇佔者屈服的，更是大勇的人。

……非暴力不是個人爲了本身安寧和最後解救所須表現的一種遁世性美德，而是爲了社會的一種行爲上的準則……，要在各種世間的俗物上實際執行非暴力政策，就要能認知它的眞正價値。那是把天堂拉到地上來……，因此，我認爲不要錯誤地限制隱士們使用非暴力行爲以獲得讚揚，來求取他們在世界上的有利地位。所有的美德如果在社會各階層都達不到什麽目的話，那就沒有什麽用途了。

力量並非來自體能，而是來自不屈不撓的意志。

數目上的力量只爲怯懦者所喜歡，精神上的勇氣在單獨戰鬥時殊堪自豪。不論你是獨自一人或是許多人，這種勇氣才是唯一的眞正勇氣，其他都是假的。沒有犧牲、決斷、信仰和謙恭，卽無法獲得精神上的勇氣。

讓我們大家都充分地勇敢，死得像一位殉道者，但是不要有任何人去求殉難。

我已經看到過去所未看清楚的，在暴亂中已沒有暴力。這是重大的變化。我還沒有充分執行這些責任：像阻止一個醉漢做出壞事，或是在狂怒中殺死一條狗或是一個患有狂犬病的人。在所有這些事例中，暴力，在事實上，是非暴力行爲。

非暴力主義和眞理是不可分的，且互爲先決條件。沒有一個神高踞在眞理之上。

精神上的衝動是沒有力量的，只能傷害思想激烈的人。反過來就是精神上的不衝動，它具有一種世界上尙未瞭解的力量。

爭取自由的戰鬥，是要付出重大的代價的。就像一個人不會懷有一種想法，讓自己生活在本身以外的一個軀體之中，所以國家也不願生存在別的國家之下，不論後者是如何的崇高和偉大。

一個人頭被打破了，纏著繃帶卻挺直的站著，比爲了救自己的頭，把肚子貼在地上爬行要好些。

一個知道如何去赴死和在子彈的呼嘯聲中如何堅守陣地的士兵，才是眞正的軍人。一個戰士決不耽心他身後的事將如何，只是想到當前要立卽遂行的職責。

英雄是在戰敗時造成的，因此，成功可以說是一連串光榮的失敗的累積。

手段不可與目的有別，如果使用了激烈的手段，那將有不良的後果。

光榮在於要達到某一目標的企圖，而不在於本身之取得。

最簡單的事，有時我們看起來常覺得很難，如果我們心胸開放，就沒有困難了。

非暴力是一種心中的事，不是經由智慧上的成就可以獲致，雖然每個人並不知道上帝，但是人人都信仰神，因爲每個人都相信自己，那種信心擴大到 n 倍時，就是神了。

奴隸在他決定不再當奴隸的時候，他的鐐銬就解開了，他使自己獲得自由，也將這種途徑告之別人。自由與奴役都是精神狀態。

政策可以改變，實際上也確在改變，非暴力是一項不變的教條，當面臨暴力在你四周怒

吼時，你必須緊緊地遵循著它。

在這個奇妙的時代，沒有人會說一件東西或是一種思想，因爲它是新的就沒有價值，這樣子說因爲難以啓齒，而且也與時代的精神不一致。想像不到的事都是平日常見的事，不可能常變爲可能。那些日子裡我們對於在暴亂方面驚奇的發現，經常感到驚愕，但是我始終相信在非暴力方面，還有遠爲想像不到和似乎不可能的發現。

對一個不用暴力的人而言，天下就是一家，他因此無懼於任何人，別人也無懼於他。

如果我們僅僅愛那些愛我們的人，那不是非暴力。只有在我們愛那些恨我們的人的時候，才是非暴力。我知道在實行這項偉大的愛之法則時，有多麼的困難，但是所有偉大和良好的事，不都是很難做嗎？去愛一個怨恨你的人是所有的事情之中最困難者，而由於上帝的恩典，卽使這個最難的事，如果我們要去做的話，也變爲容易了。

失去了忍耐力，卽是輸了戰爭。

以一個不是激進的人所表現的非暴力行爲，並不值得稱道，事實上也難說，它全然是

非暴力，但當其與暴力相抗衡時，人們就明白這兩者間的區別了，除非我們在戰鬥中保持清醒的、有警覺的，否則這點無法辦到。

一個人在看見兩個人相鬥時就會發抖，或是逃之夭夭，這不是非暴力者，而是一個懦夫。一個非暴力者，將不惜犧牲他的生命來制止這場爭鬥。

非暴力和膽怯連在一起會變成邪惡，我可以想像到一個全副武裝的人，在內心裡可能是一個懦夫。擁有武器，如果不是表示怯懦的話，就是表示有懼怕的成分；但是如果未具有眞正的大無畏精神，即不可能是眞正的非暴力者。

我對於非暴力的信仰，是一股特別積極的活力，我不容許有怯懦，甚至於軟弱。一個主張用暴力的人，尙有希望有一天成爲不用暴力者，但是對於一個懦夫，就不存這種希望了。

不做順民，必須是誠意的、端正的、自我節制的，決不做大膽的挑釁，必須根據某些十分清楚的原則，決不可反覆無常。而最重要的，在背後不能藏有任何惡念或怨恨。

一項不公平的法律，它本身就是一種暴力，因爲違犯這種法律而逮捕人更是如此。

不做順民是公民的天賦權利，他敢於放棄做個順民，倒不失為一個男子漢。不服從政府絕不會形成無政府狀態，每一個國家都會用武力鎮壓罪犯的不受約束，如果它不這樣做，它就要毀滅。但是鎮壓不順從的人民，則是打算把良心也加以禁錮了。

非暴力主義不是一件衣服，可以隨意地穿上和脫下。它是在人心中，它必須是我們眞實生命中不可分離的一部分。

我懇求你們要明瞭紀律的無上重要性，不要讓人家說我們是一個不能維護紀律的民族，沒有紀律就是表示要有災禍，並且使我們一個渴望見到印度獨立的人，在哀愁和憂傷之中毀滅。我們決心照以往一樣來管理我們自己，這是需要我們來努力的，其結果則是掌握在上帝的手中。

一項大的障礙是：我們還沒有自暴民政治階段中脫身而出，但是我的安慰則在於一項事實，就是沒有任何事情是容易的，譬如訓練暴民卽是如此，理由很簡單，因為他們沒有頭腦，沒有深思熟慮，他們在狂亂中行動，很快地就懊悔了。

擁有體力上的武裝，是勇者的最後需求。

瘋狂的毀滅，究竟是在極權主義的名義下，或是在自由與民主的神聖名義下造成的，對於死者、孤兒們和那些無家可歸者而言，有何區別呢？

我相信一個國家，能作無限的犧牲，就能躍昇到無限高的地位。

非暴力是我們這一類人的法條，暴力是兇殘者的法則，精神在兇殘者身上是處於一種蟄伏狀態中，他不懂任何法律，只知道體能力量。人類的尊嚴需要服從一項較高的法則——精神力量。

國家都是由痛楚與苦難中產生的。

如果我們能發展意志力，我們就會發現不再需要武裝力量了。

非暴力行動在其活躍的狀況下，即代表一種有意識的受苦受難行爲。它並不意味著對作惡者意志的馴服，而是表示一個人的全部靈魂與極權統治者的心願相抗衡。在我們這項生命的法則下活動，單獨一個人就可能無視於一個不公正帝國的整個力量，來挽救他的光榮、他的宗教、他的靈魂，而爲這個帝國的衰落或改造立下基礎。

和平的道路，就是眞理的道路；眞理甚至比和平更爲重要。

當你遇到一個反對者的時候，用愛來征服他。

非暴力就像活性的鐳。只要將極微小的量植入一個惡性瘤中，它會持續地、悄悄地和不停地發生作用，直至它將大量有病的整個組織變成一個健康體爲止。同樣地，卽使是一個小小的非暴力行爲，用一種甯靜的、微妙的和不知不覺的方式來進行，它也可以逐漸改變全社會。

假使自由的代價是要那些享受自由的人整批的毀滅，那麼自由的本身就已成爲一項嘲弄。

忍受苦難是人類的法則，戰爭則是叢林裡的法則，但是爲了改變反對者和開放他的雙耳以免朦蔽著聽不到合理的呼聲，受苦受難較之叢林裡的法則，更具有無限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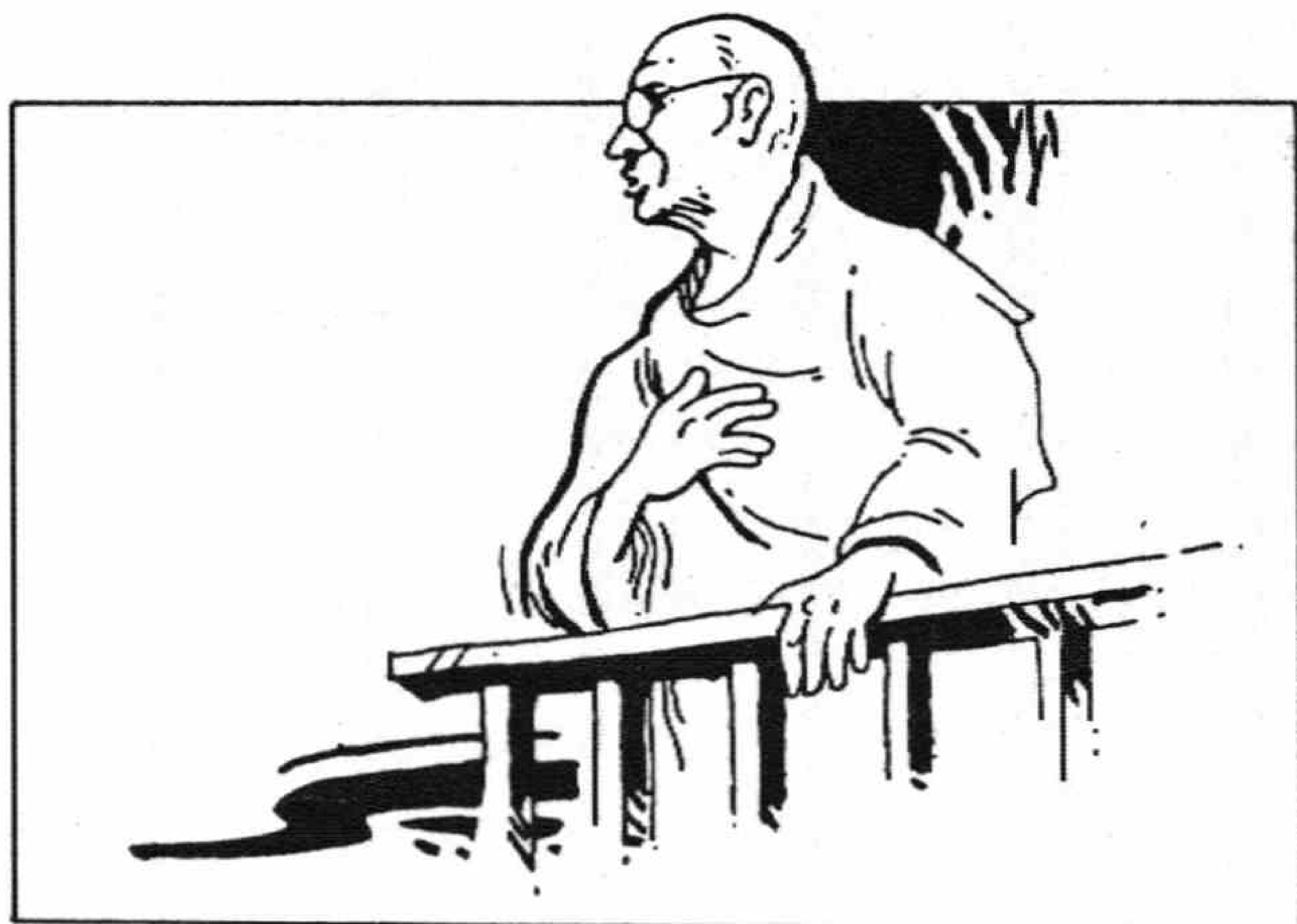
我們只有在知曉手段是純正時才可以覺得滿意，我們可以不憂不懼地、謹愼地達成目標。目標曾經從我們這裡後退。相距愈大，我們的價值愈受到否定。滿足要靠努力而不在於爭取，充分的努力，就是完全的勝利。

我們在新獲得的自由中，可能造成錯誤。如果在自由之中不能包容犯錯，甚至犯罪的自

由，那麼它也不值得擁有了。假如上帝曾經賜予他的最卑微子民犯錯的自由，那我就不理解——何以這樣有經驗而又能幹的人類，會喜歡剝奪他人那種珍貴的權利呢？

3

談他在一九一七年的受審





（這是甘地一九一七年受審時所作的記述，他在該審判中被英國人提出控訴，認為有煽動叛亂之罪嫌，此項判決後來被擱置。）

我無意在法庭上隱瞞這項事實：宣揚對現行政府制度的不滿，幾乎已經成爲我的一分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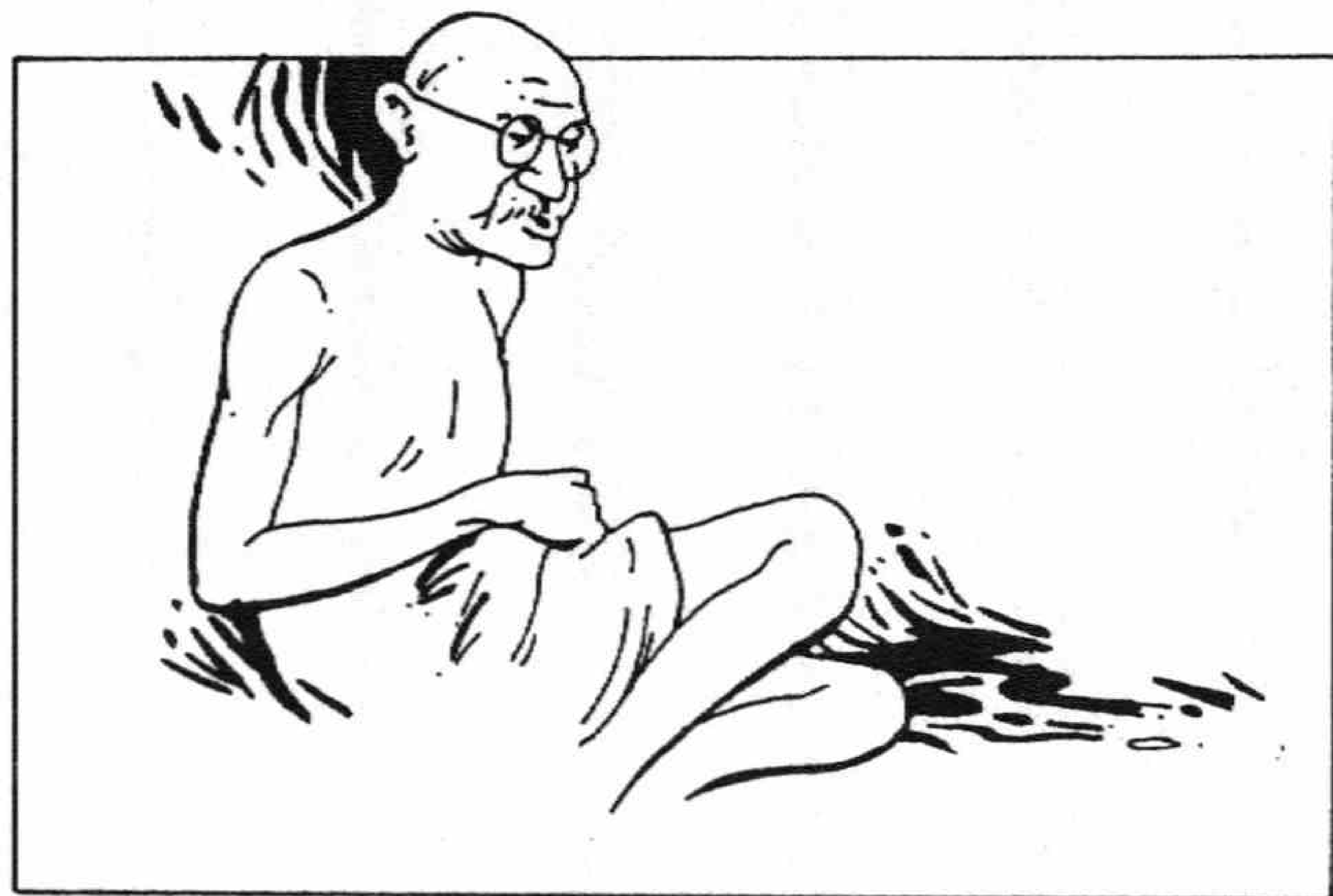
城市裡的居民，極少人知道印度大多數的半飢餓群衆，正逐漸陷於滅亡，也極少人知道他們惟一的安慰是代表他們索取爲外來的剝削者工作所保的佣金，這些利潤和佣金都是從大衆身上吸取來的。更少人明白：英屬印度的法律所建立的政府，就是剝削大衆。任何狡辯，任何數字魔術都無法辯解這項明顯的證據：肉眼就能見到的許多村落裡那些骨瘦如柴的人。

我相信我以不合作的方式來作爲脫離這個雙方共同居住的反常國家的途徑，已對英國和印度提供了服務。照我的意見，與邪惡不合作，正如和善良合作一樣地盡到責任。可是在過去，對作惡者是有意地使用暴力來表達不合作。我正在盡力地告訴國人，用暴力方式的不合作，只是使邪惡加倍，並且邪惡也僅能由暴力來支持，要撤除對邪惡的支援，必須完全放棄暴力。

非暴力，即係指因爲與邪惡不合作而自願甘受懲罰，因此，我在這裡很愉快地請求盡可能判我最高的徒刑，在法律上而言，那是蓄意的犯罪，對我來說，卻是一個公民的至高責任。法官和陪審推事！你們惟一可以採取的途徑，就是：如果你們覺得：請你們來執行的這項法律是一種罪惡而事實上我是無辜的話，那就辭去現職，這樣一來就可以脫離罪惡了。否則，你們認爲現在執行的法律和制度對這個國家的人民有好處，而我的行爲是對公益有害的話，那就判給我最重的刑罰。

4

談宗教





追求眞理的人應比塵土還要謙卑，這個世界將塵土放在它的脚下碾碎，追求眞理者應該使自己謙卑到甚至於塵土也能壓伏他。只有那個時候，他才可以見到眞理。瓦遂西塔和維西瓦米垂（譯者按：在印度文中前者爲超人，後者是一個和尙的名字）兩位的對話，已將此點充分地說明了，基督教義和回教也對此點廣爲證實……。

對某一個人而言是眞理，常對另外一個人卻不是眞理，但是追求者可以不必擔心，只要誠實地努力，就會體認那些不同的眞理。就像在同一棵樹上那些數不清而又顯然不同的樹葉一樣……，眞理是上帝正確的代表，因此，每一個人依照祂的光輝來追循眞理並無不妥，當然，這樣做也是他的責任。那麼一個人在某方面如此遵循眞理而有了錯誤的話，它將會自動地改正。爲了探求眞理，會涉及健康與養生之道——自我苦行，有時甚而至於死亡。縱使是一點點本身利益，其中也無地可容。在這樣對眞理無私的探求之中，沒有人會長期地迷失方向。

期待上帝的人會不明白在心中早已有了祂，相信上帝和快樂是同一件事，並且把你所有的快樂就交到現在這個時刻。

人，不是各部分都高尙，而是某些方面可以無限度地崇高。在上帝創造的所有動物之中，人是惟一知道其創造者的動物；因此，人類生活之目的不在於一天一天地增加其物質上的期望和物質上的佔有，而是在於他主要的呼喚，一天一天地接近他的創造者。

世界上所有的宗教，在其他方面容有不同，但都一致地宣稱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只有眞理，別無他物。

崇高的理想，是與高度發展的複雜物質生活相矛盾的。

一個具有信仰和決心的人，沒有理由會意志消沈。

沒有一件事像「擔憂」這樣地損耗身體，一個對上帝具有信仰的人，不論擔憂任何事情，均應引以爲恥。無疑地，這是一件困難的規則，理由很簡單，信仰上帝對大部分人類來說，不是明智的信仰，就是盲目的崇拜——對於某些難以確定的事的一種迷信的恐懼。但是要確使免於恐懼，則需要一個強烈的絕對信心——而它則是一株幾乎看不出成長的植物，並且需要以淚水與虔誠的祈禱來灌漑它。那是一個不能忍受與其愛人作須臾分離的人的淚水，或是一個由於一些不道德觀念致使離開其愛人者的淚水。

無數的例子使我深信上帝終將拯救那些動機純正的人。

人類是罪惡昭彰的，愚昧到不知閱讀上帝時常傳送的訊息。在我們於恍惚之中覺醒時，聽到了警告，知道找尋自己的唯一途徑，就是在人群中走開以前，需要用大鼓在耳旁敲擊。

神的指引，通常於地平線最黑暗的時刻來臨。

當每一個希望都消失的時候，當助我者失敗和慰藉遠去時，我發現援助卻又以某種方式從我所不知之處來了。懇求、崇拜和祈禱都不是迷信，那些行爲比飲、食、坐、行的動作更爲眞實。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只有它們才是眞實的，其他的都不是。

祈禱是宗教的眞正精髓和靈魂，因此，祈禱必須是人們生活眞正的核心，因爲沒有宗教，任何人均不能生活。

祈禱不是要求，而是靈魂上的渴望。

祈禱不是老婦人閒散時的娛樂，如對祈禱有適切的瞭解和運用，它是行動中最有效的工具。

一個心地不純正的人，決不能瞭解上帝，自淸必須是指各種生活方式的淨化……，但是自淸的途徑是艱辛而陡峻的。一個人爲求達到白璧無瑕，必須在思想上、言詞上和行爲上都要絕對地不受感情的影響；並且能凌駕在愛與恨、忠誠與厭惡等相對的洪流之上。我雖然經常不停地在努力追求，可是我知道在我身上還沒有達到那三者合一的純潔，那就是爲什麼世人的稱讚不能感動我，相反地，是常常刺痛了我。要克制微妙的感情，對我來說，似乎比用武力征服世界，還要艱難得多。自從我返回印度以來，我曾有潛伏的感情存在身內的經驗。當我發現了他們，雖然並不是覺得挫敗，卻使我覺得很卑微；經驗和考驗在支持著我，並且給我很大的快樂。但是我知道：在我面前，仍然有一段艱苦的路程要走，我必須把自己化爲烏有，只要一個人不歸屬於本身的自由意願，把自己放在最後，他就不需要拯救了。

上帝的榮耀，決不會降臨到一個成爲性愛奴隸的人的身上。

一個眞正信奉宗教的人，就成了世界的公民。但是服務自己的國家，則是對全人類服務的踏脚石。在對國家服務與世界福利相一致的時候，最後終將導致自我能力之發揮。

上帝若是在人與人中作高低之分，那是因爲他們已被看出來了，就好似大象與螞蟻間的

區別一樣，但是祂卻公平地賜予全人類同一形態與相同的自然需要。

我們都是神所創造的，就像在父母的心目中，所有的兒女都是絕對平等的一樣，在上帝的眼睛中，所有祂創造出來的，也必然是平等的。

我們都有同樣的特點，都是同一造物者的子女，因此在我們身上，神的力量是無限的。

輕視一個人，就是輕視神的力量，因而不僅是傷害了那個人，同時也傷害了全世界。

沒有一個人不犯過失，卽使是上帝的子民亦是如此。他們是上帝的子民，不是因爲他們沒有過失，而是因爲他們知道自己的過失，他們會努力去防止它。他們不遮掩過失而是準備去糾正它。

謙卑應該使人明白自己不算什麼。一個人直覺地想像自己了不起，就是有了自大狂。如果一個人以遵奉宗教儀式爲傲的話，那麼，他若是沒有失去全部儀式的價值，也會失去很多；一個人假使把自己的德行引以爲傲，他就會變成社會的禍根，社會不會欣賞他，他自己也不會從社會中獲得益處。僅僅稍微想一想就足以使我們相信：所有的動物只不過是這個宇宙

中的一員而已。我們活著像一個具體的東西，純粹是短暫的，一百年在永恒中又算得什麼？我們如能打破自大的枷鎖，而將它溶入於謙恭的海洋之中，就可以分享它的尊榮了。「覺得自己了不起」等於在上帝與我們之間設下一道障礙；能終止這種感覺，就會與上帝同在了。

海洋中之一滴，可分享到它的源流之偉大，雖然它察覺不到，但是當它離開海洋獨立生存的時候，就會立即乾涸。我們要是說：地球上的生命只不過是一個氣泡，那並不誇張。

沒有人具有評判上帝的能力，我們都是那個廣大無邊的仁愛海洋裡的水滴。

上帝對於每一件事，都有祂所指定的時間，我們不能支配結果，只能努力奮鬥。

一個人在國家眞正利益與宗教眞正利益間，絕無任何衝突。若是有的話，那就是這個人在宗教方面有什麼地方不對，亦即是道德上發生了問題。

眞正的宗教是指善良的思想和良好的行爲，眞正的愛國心，也是指的善良的思想和良好的行爲，若把這兩個意義相同的東西，來加以比較，那是錯誤的。

我拒絕接受任何不訴諸理性，而又與道德相抵觸的宗教教條。

我們面對面所見的，全都遍佈了眞理精神，一個人必須能夠去愛最平凡的創造物，一如愛他自己；一個渴望眞理的人，必不能離開任何生活領域。那就是爲什麼我熱愛眞理，而它把我拖入政治領域的理由，我可以毫不遲疑地以全部謙恭的態度來說，那些說宗教與政治無關的人，不明白宗教的意義是什麼?

人民的聲音，就是上帝的聲音。

除非是用施捨麵包的方式，否則上帝不敢出現在餓殍的面前。

「不要對自己有絲毫擔憂，把一切困擾都交給上帝。」——這幾乎是所有宗教的戒律，任何人都無須吃驚。把一種清晰的良知奉獻出來服務的人，將會一天一天地把握住它的需要，同時在信仰方面也會不斷地愈爲增強。一個人如果不準備放棄本身利益、不認同其起源的狀況，很少能夠走上服務的路途。我們中每一個人，都會有意地或不自覺地對別人提供服務。我們若是養成有意爲人服務的習慣，那種服務的願望將會越過越強烈，不僅可促使我們自己快樂，也可使整個世界走向快樂。

你願意把它叫做什麼都可以，它在酷熱的烈火中能給你最大的安慰的就是上帝。

能使上帝覺得欣慰的，是我們的工作品質，而不是「量」之多少。

一個人的信仰，在其能激起別人的信仰以前，必須是光明而明智的。

信仰是一種內心功能，必須由理性來加強它，這兩者不是像一些人所想的那種敵對的樣子。一個人的信仰愈強烈，愈能激發他的理性。信仰變爲盲目的崇拜時，理性也就消失了。

一個人需要好的天氣才能站得堅定，那是拙劣的信仰，只有在險惡的氣候中仍然站得住的，才是眞正的信仰。

我們所要做的是努力，結果則常操在上帝的手中。

經文中告訴我們說：對我們這些可以腐朽的軀體而言，童年、老年和死亡都不過是些插曲，而一個人的精神則是永恒的、不朽的。旣是如此，我們爲什麼還怕死亡？沒有死亡恐懼的存在，對它也就沒有憂傷了。恐懼死亡可使我們的勇氣與宗教兩者成空，因爲缺乏勇氣就是缺乏宗教信仰。

人們的最終目標是要瞭解上帝，同時他們所有的行爲，無論是社會性的、政治性的和宗

教性的，都必受上帝心目中的最終目標來導引。人類所有眼前的服務，變成了這種努力中必要的一部分，因爲發現上帝的唯一途徑，是在祂創造事物時才見到祂，祂與那些事物同在一起。

只有我們的行爲會記載在神的帳簿內，而那些我們所讀的和所說的，則不能。人們所有的罪惡都是在秘密中犯下的，我們明瞭上帝會見證我們的思想時，我們就自由了。

順從世事的習俗，其中不含有對自己與對別人欺騙的危機，常是適當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是對宗教事務的屈服，尤其是內心裡徹底的反對，而且有欺騙鄰人和自己的危險時，就不能不說是貶低品格了。

任何偏狹而又不能滿足理性考驗的宗教，均無法在即將來臨的社會重建中倖存。在這個社會裡，價值觀念將有所改變，品德則將成爲功業的試金石，而不在擁有財富、權利和身世與否。

已經對禮義讓步的人，決不會對武力退讓，對禮義方面的要求順從者是宗敎，對武力屈服者是反宗敎。

印度敎認爲：不僅全人類的生命是相同的，而所有有生命的生物都是相同的。

印度敎在所有宗敎中是最能容忍的。

如果有些人，爲了內心的滿足與成長，改變其宗敎信仰，就讓他們這樣做吧！我不反對改變，但是我反對用現代方法去改變，今日之宗敎變更已成爲一種商業行爲。

耶穌，完全是一個無罪的人，爲了別人的幸福，包括其敵人在內，貢獻出自己作爲犧牲品，成爲這個世界贖罪的代價，這是一種完美的行爲。

超過我所相信的乃是：耶穌是唯一降世爲俗人的上帝之子，只有他相信他將會永生。上帝如能眞有兒女，那麼我們大家全是祂的兒女。如若耶穌像上帝，或其本身就是上帝，那所有人類都會像上帝，或者就是上帝本身。我的理由不是相信文字上所記述的：耶穌用祂的死亡和鮮血贖回世人的罪……，我可以接受耶穌是一位烈士，是犧牲的具體表現，同時也是神

聖的教主，而不是最完美的人。他的死在十字架上，是給予全世界一個偉大的榜樣，但是我的內心卻不能接受：其中好像有一種很神秘或是神奇的事物……。

就哲學立場而言，基督教教義並無任何特殊之處，從犧牲的觀點來說，我認爲，印度教徒似乎大大地超過基督徒。要我把基督教，當作所有宗教中完美的或是最偉大的宗教，實在不可能。

因此，設若我不能接受基督教是完美的或是最偉大的宗教，那麼我也不相信印度教是如此。我看到的印度教的缺點就近在眼前。

我無法從頭到尾談完舊約全書，我常常讀著讀著就睡著了，我閱讀「創世紀」及其後面的幾章，每每使我進入夢鄉。可是爲了說我讀過它，我費力而極困難地讀完另外幾篇，既無興趣，也不瞭解，我也不喜歡「民數紀」這篇。

但是新約全書卻使我產生不同的印象，尤其「基督的登山十訓」那篇，它直接地打入我的內心。我將它與經典相比。下面這些句子：「我對你們說，你們不要抵抗邪惡，而是：不管什麼人打你的右頰，把左邊也轉著給他。如果任何人要你的上衣，把斗篷也送給他。」使我

喜愛得難以自持，並使我想起夏木耳、巴特（Shamal Bhatt）的話：「他要一碗水，就給他一頓豐富的餐食。」我的青年頭腦，很想把「基督的登山十訓」和經典的啓示——亞洲的光輝——兩者綜合在一起。大大地使我覺得「克己」的功夫乃是宗教的最高修養。

如果你不把這些訓示引用到日常生活中，你所有的學識和你對經典的多種研究，都是空洞無用的。

一旦我們失去了道德基礎，我們便中止了對宗教的虔誠。絕沒有宗教超越道德這種事情。譬如說，一個不誠實、殘酷，或不能自制的人，就不能說上帝與他同在。

一個人，對朋友友好是很容易的，但是能對將你當作敵人的人友好，才是眞正的宗教精髓。其他都不過是些枝節罷了。

5

談善行與道德





我給你們一道護身符，不論在什麼時候，你覺得有疑惑或者心中只是想到自己，你可以試試下面的權宜妙計：想一想那些你可能見過最窮苦的人和最無助的人的面孔，並且問問自己你打算採取的步驟是否對他們有用，他可能從那裡得到什麼嗎？他可以恢復和以往一樣來支配自己的生活和命運嗎？……然後，你會發現你的疑惑和自我觀念都將一齊消失。

沒有謙恭的服務，就是自私和自大。

一個願意服務的人，將不會花費一點心思用在自己的舒適方面，這件事應否受到注意或忽視，則留交天上的主宰來決定。因此，他不會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每一件事情煩神，他只是取其確實所需要的，而留下其餘。卽使發現於本身不便的事，頭腦裡仍是很平靜，沒有憤怒和擾亂。他的服務，像是一種善行，是它本身的報償，他的滿足也將寄託在此。

就像一個人，必然不可以接受任何他並不眞正需要的東西一樣，所以他也必然不可以擁有它。要是他有了不需要的食物、衣服或家具，那就破壞了這條原則。譬如說，一個人不用椅子可以做事，他就不必保有一張椅子，能遵守這條原則，他的生活就漸漸趨向於簡化。

財富無法考驗一個人的善良與否。只有貧窮才能考驗。好人會自願接受貧苦。

一個人到了無法將其壓伏的時候，他的行爲，實際上已廣生效應，這個時候，他自己已化爲「無我」了。

欲求享受人生，應戒絕生活上之慾望。

生活的主要目的，是過著正當的生活，想得很正當，行爲很正當，若是我們把思想全部用在肉體方面，靈魂便了無生氣了。

一個人不能在他生命中，只有一部分行爲是對的，而在另一部分卻被錯誤的行爲所佔據著，生命是一個整體，是不可分的。

人類有理性、辨別力和自由意志，與其字義所指的一模一樣。禽獸就沒有這些，它的行動不受節制，而且不知道善與惡、道德與罪行之間的區別。人類則是一種能加以約束的動物，懂得這些區別，當他遵守著他的高尚的天性時，就顯示他比禽獸遠爲優越。但是在他依照著較低劣的天性來行動的時候，那就顯示他連禽獸都不如了。

人類命運中注定的目的，就是要打破舊習慣，克服心中的邪惡，並且恢復善良，達於正確

狀態。

我們無法在短暫的一刻，除去一生中的許多習慣。

一個人必須將其物質上和精神修養上的環境加以安排，使之不致妨礙他謙恭的服務，他應將其全部精力都集中在服務上。

我們必須很樂於放棄那些違反內心的理性、正義和宗教等的習慣。我們必定不可以迷戀於壞的習慣，在必要時就應加以戒除，好像一個有貪念的人，要捨棄他的不義之財一樣。

每一個人必須從內心裡求得寧靜，欲求眞正的寧靜，必須不爲外界所影響。

我們要時常將目標指向於思想、言詞和行爲的完全和諧上。能經常求取思想上的淨化，則每一件事都將會是美好的。沒有其他的東西比思想更有力量了。行爲跟著言詞走，言詞乃是跟著思想走。言詞是一個思想發生力量的結果，思想純正而具有影響力，其結果言詞亦常純正而具有影響力。

控制思想，是一個長期性、辛苦，而又費力的過程，但是爲了求得光輝的結果，雖多花

了點時間、費些心力，和受些痛苦也就不覺得過分了。

如果沒有不斷的懺悔，想完全消除不純正的思想是不可能的。只有一種途徑可以達到這一點，就是在內心起了不純正念頭的時候，即以純正的念願來對抗它。這個唯有藉著上帝的榮耀才有可能，而上帝的榮耀須不斷地與其神交和完全地自我歸順，方始降臨。

不要隱瞞你的思想，暴露它固然可恥，追索它更爲可恥。

欲求純正，首先要有一顆純潔的心，心中所想的也正是表露於外的，它顯示於外在的行爲和舉止上。

自我節制的第一個步驟，就是克制思想。

打壞主意的人，和做壞事的人一樣地可惡。

思想可以徬徨，但是意識卻不可讓其迷失。一個人的意識在徬徨，讓念頭取代了它，他就完了。若是他能將身體上的意識始終控制住，終會有一天能把不純正的念頭置於控制之下。

不能控制意識，就像在一個無舵之舟上航行一樣，必定會在碰到第一個大礁岩時，變成粉碎。

最重要的是要自己保持純潔，即使要付出生命的代價也要遵守你的諾言，破壞諾言就是讓眞理作卑賤的投降。

我個人認爲一個人審愼而明智地立下誓約，然後又違反了它，這就失去他的人格了。就像把一枚銅幣塗上水銀一樣，當其被人發現，不僅變成毫無價値，而且使它的所有人負有受懲罰的刑責。同樣地，一個人，他輕率地立下誓言，爾後又違背了它，乃成了一個不可信賴的人，使他現在和以後都合乎受懲罰的條件。

誓約是做一項事情的一種確定而不可改變的決心，當這項決心與某種高尙的事相關時，它只會提高下決心人的地位。誓約對其他各種不同決心的關係，就如同一個直角對其他各種不同角度的關係。一個直角給了我們一個不變和正確的度量方法，那麼一個不偏不移地遵守誓約的人，也一樣地給了他自己一個不變和正確的衡量方法。這個世界，本身雖然不是有什麼德行，但在不知不覺中卻對德行予以尊重。

關於智慧較財富為先這件事，大家都不會有異議，我們也可以同樣地承認「心地」終歸還是較智慧為先。在重要關頭，可以指望的是品德，不是頭腦。

眞理存在於每個人的心中，一個人必須從心中把它找出來，當見到它的時候，就要接受它的指引。但是任何人都沒有權力去強迫別人按照他對眞理的看法來行動。

就像別人如何來觀察我們一樣來觀察自己，是件好的事情，要盡可能試一試：我們決不可能完全知道，自己實際是個什麼樣的人，尤其是邪惡的那一面。假使我們對於批評不會發怒，不管他們可能要說些什麼，只是用心來接受，唯有這樣，我們才能瞭解自己。

我們之間的差異並不重要。這種差別後面所隱藏的卑劣行為，卻是可惡的。

我們容易犯的罪惡並無差異，所不同的乃是卑鄙與否。

在法院之上，還有更高的法院，那就是良心法院。它超越所有其他的法院。

屬於良心的事情，大多數法律都無用武之地。

確認自己是聰明的人，並不聰明。提醒自己：強者可以變弱，智者可以有失，這是健全的想法。

要做好人不可能一趨而就。大家都知道把好的觀念灌輸給民衆，需要一段長的時間。

人們常會覺得自己是他想像中的樣子。如果我一直對自己說，我不能做某一件事，很可能到最後，我眞的不能做了。反之，我有信心能做到，我一定想法得到這個能力去做，甚至在開始的時候我並無這種能力。

大丈夫氣慨在於能使環境對我們有所幫助。那些不留心自己的人將會滅亡。要明瞭這條原則，不可沒有忍耐，也不可怨天尤人。懂得自助道理的人，在失敗時只責備自己。

大丈夫氣慨不在於粗率、威勢，與傲慢，而在於見義勇爲和敢於面對後果。不論其爲社會性的、政治的，或其他方面的均無所畏懼。這種氣慨在於他的行爲，而不在於他的言論。

實際上，一個人履行其責任之權利，是他的唯一值得爲之而生和爲之而死的權利。它涵蓋了所有合法的權利。

自助乃是不賴任何人幫助而可以自立的能力，這並不表示對外界幫助的冷漠或拒絕，而是意味著在外界幫助不會立卽到來或遭回絕時，本身一種平和、保持自尊的能力。

當那地平線上最黑暗的時刻，確實使一個人對自己的計劃與方法所懷的信心，充份地受到考驗。

對精神上的莊嚴與自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說。我知道自尊常被人會錯了意。過度敏感的人，幾乎認爲每件事情都未受到尊重或甚至受到了傷害。這種人並不眞正懂得什麼是自尊。

一個謙恭的人，是不會自覺其謙恭的，眞理及其類似事物容有衡量，謙恭則不然，天賦的謙恭決無法一直予以隱藏，擁有它的人卻不知其早已存在。

我堅信：愛心在支持著這個地球，唯有有生命之處，才有愛。沒有愛的生活卽是死亡。愛是一枚錢幣的反面，另一面則是眞理。

愛不是在口說，是在施予。愛常是受苦，決不怨恨，決不對它自己報復。

懦夫是不會有愛的，愛是勇者的特性。

勇敢不是軀體上的性質，而是屬於精神上的。我見過滿身堅強肌肉的懦夫，而在脆弱的身體中卻看到罕見的勇氣。

恐懼尚有其用途，怯懦則沒有。我可能不會把手指放在蛇嘴裡，但是眞正看見了它，也無需驚恐。叫人苦惱的是：在死亡擊倒我們之前，我們常有多次要死的機會。

爲什麼要對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擔憂呢？爲什麼在臨終之前要去怕死呢？

怕死就像怕丟棄了一件穿破了的舊衣服一樣。

就是因爲自己非常怕死，所以對別人的死亡才會流下眼淚。

生存的意願不是不合理性的，而且也是自然的，對生命的依戀並不是錯誤之見。那是很實際的。最重要的，生活要有目的，想來打破這個目的的就是罪惡。因此，把自殺視爲罪惡是正確的。

對某些行動走避的人和接近上帝的人而言，走避乃是上帝的恩賜。人，一旦找回了他的良知，明白什麼是對的，爲了這項走避，他就要感謝上帝的慈悲。正如我們所知道的，人，不論他如何地抵拒，卻常被誘惑所屈服。我們也知道上帝常不顧自己而來調解和救助這些人。所有這些是如何發生的，一個人和某種境況下的生物，能自由到什麼程度，自由意志在活動中之影響有多麼深遠，以及命運會在何種場合中出現，這些全都是玄機，而且永遠都是不可思議的奧秘。

時間是一個無情的敵人，它也是一位仁愛的友人和療傷者。

眞正的友誼，是精神的本體，在這個世界上很難找到。只有在相同天性的人之間的友誼，是有價值的和長存的。朋友會相互地有反應。因此，在友誼上很少有矯正的希望。我的意見是：避免作特殊親近，因爲人們受壞事的影響較之受道德的影響來得容易。願與上帝爲友的人必須一直是孤身獨處，否則就要與全世界爲友。

只有不受擾亂的平靜，才能帶來智慧，而不是瘋狂的衝動。這個格言，自多少年代以前提出的時候起，直到今天，仍是歷久彌眞。

智慧不是那一個洲或是那一個種族的專利。

在我知道去避開它以前，我必須要做出所有那些我能做的壞事嗎？知道是壞事而去避開它還不夠嗎？假使答案是否定的，那我們必須充份地承認：我們太喜歡邪惡的事了而不去棄絕它。

如果我們站在敵人的位置，並明瞭他們的觀點的話，世界上四分之三的災難和誤解都不會發生，那時候我們就會贊同我們的敵人，或者寬容地想到他們。

認為某些人比我們低下，那是錯誤的，有罪的。

只要是一個人覺得比別人低劣，或是優越，那就絕對沒有眞正的平等。

輕視任何人，認為他比我們低下，決不是良好的行為。

憤怒與偏狹是正確瞭解一個人的孿生敵人。

憤怒是一種瘋狂，而崇高的目的，就被受暫時瘋狂影響的鼓吹者破壞掉了。

信賴是一種美德，它卻是招致不信賴的一項弱點。

對於一個人的動機有了懷疑時，他做的每一件事都變成了缺點。

有信心即不知道有失望。

單調是一項自然法則，看看太陽升起那千篇一律的狀態。想想看：如果太陽變得反覆無常，並且要尋求不同的樂趣，會有什麼災難降臨到宇宙中來。但是有的單調具有支撐作用，有的則是傷害性的。職業上所要的不變，是令人快樂的，並且使人得以生活。一個藝術家決不厭倦他的藝術。一個精通其技術的紡紗工人，當然能持續地工作而不致於疲憊。紡錘有一種樂聲，實習工人能領悟它即不會失手。

除非以它爲樂事，否則任何犧牲都是名不符實。犧牲和一張不愉悅的臉將會共同造成不幸，犧牲要使其神聖化。犧牲者必定是一個謙恭的可憐人，他的犧牲需要同情。

造成痛苦的犧牲，即失去了它神聖的特性，而且在壓力之下將使其形象破滅。一個人放棄他認爲具有傷害性的事情，因此，隨著這項放棄而來的，應該是快樂。

老鼠發現自己無助地置身於貓的利齒中，它們這種被迫的犧牲，是得不到讚美的。

不屈不撓可以打開帶有永久快樂的寶藏。

眞正的財富是健康，而非成塊的金銀。

增進物質上的舒適，通常可以策劃謀求，但是不論從任何方面來說，都無助於道德的成長。

世界上足夠供應人們的需要，卻無法滿足人類的貪婪。

我堅定地相信，沒有人會喪失他的自由，除非他本身有弱點。

當一個奴隸對他的桎梏感到驕傲，把它當作寶貴的裝飾品緊抱著時，奴隸的主人已得到完全的勝利了。

所有的罪行都是一種疾病，而且要按照疾病去醫治它。

敗德罪行通常都需要黑暗供其潛匿，當光亮照射在它們身上時，它們就消失了。

對於竊賊，你要用憐憫之心來代替憤怒之意。你要想到這種盜竊行爲一定是他所患的疾病，因此從今以後，你把門窗都打開，換個睡覺的地點，並且把東西放置成使他最容易接近的方式。強盜再來時，由於這種情形對他很新鮮，使他感到困惑；雖然如此，他還是拿走了你的東西。但是他的心動搖了。他在村莊裡一打聽，知道你的寬大和博愛的心懷，他懺悔了！於是要求你的寬恕，歸還了你的物品，並且戒除偸竊的習慣。最後他成了你的僕人，你替他找到了光榮的職業。

在一個受害人面前明白地認罪，並許下諾言：以後決不再犯罪，乃是懺悔的最純正型態。

要痛恨罪惡，並且愛護犯罪的人。

一個人，可能會嫌惡其弟兄的不道德行爲而不會怨恨他。

我是否已經告訴你們很多次了，一個騙子到最後只是欺騙了自己？

會犯錯的是人，同樣地，會寬恕的也是人，假使我們易於犯錯，卻寧願受到寬恕而非懲罰，或是受人稱道以前良好的行爲。

寬恕不是忘懷，其價值在於愛，儘管知道那個給予愛的人，並不是個朋友。你在愛一個敵人的時候，卻忘記了你是在愛一個朋友，那就沒有價值了。

弱者決無法寬恕別人，寬恕乃是強者的特性。

如果野獸能對其同伴作一次明智的演說，它們會敍述一個對付人類，使其謙恭動搖的事例。

我的一項堅定信念就是：所有善良的行爲，最後一定會帶來成果。

道德是所有事情的基礎，眞理則是道德的實質。

當我們不再辨別善與惡的時候，我們就沒有長進了。

慌亂是人可能步入敗壞道德的狀態。但是決沒有造成慌亂的原因。不論有什麼事情發生，一個人必定要保持他的膽識。戰爭純粹是一種罪惡，不過它也做了一件好事：它趕走了恐懼，並且爲世界帶來了勇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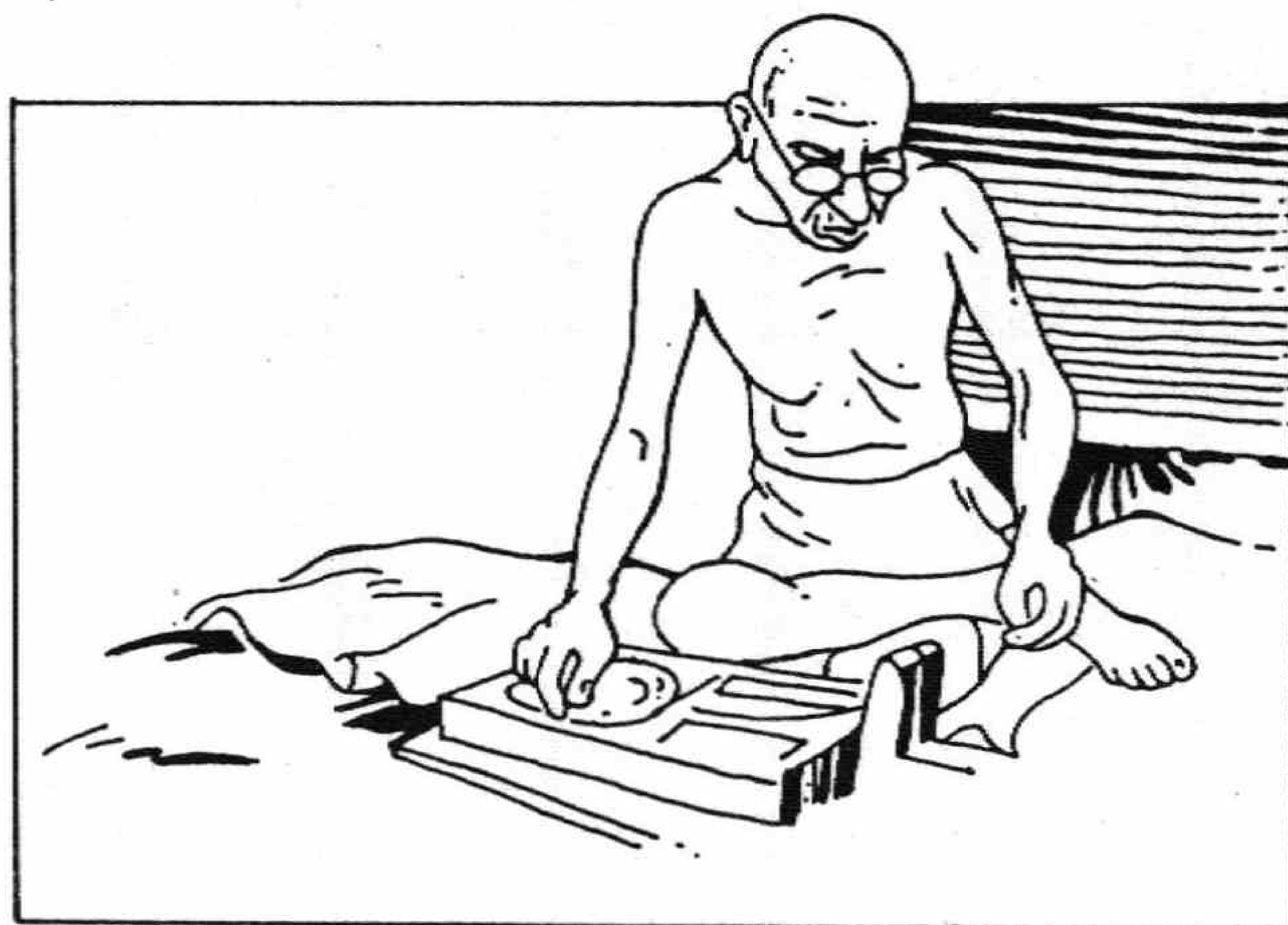
理性的呼籲，多數是針對頭腦的，但是刺入內心的則是來自苦難：它啓發了人們內在的瞭解。

痛苦是人類的表象，而非武器。

生活只是一系列無窮的考驗。

6

談社會





要進行誠實地商務是很難的，但不是不可能。事實是：誠實與聚集大量的財富兩者是對立的。

「要一匹駱駝通過一枚針眼，比一個富人要走進天國還容易些。」從這句話中，你就可以看到在英國文字裡所說的一條永恒的生活規律。但是那些門徒卻表示不相信，就像我們今天這樣。耶穌說：「我要眞正地對你們說：沒有一個人，或是兄弟姊妹，或是父母，或是妻兒，爲了我和福音的緣故，離開家庭或鄉土，但是他將會得到一百倍的收穫。」我認爲這種經濟上的進步與實際上的進步是相反的。因爲古代的理想，是要限制那些促進財富的行動。這樣並沒有使所有物質上的慾望終止。就像我們常有的一樣，在我們中間，仍然有人把追求財富當作他的生活目標。但是我們常認爲這是那種理想的墜落。這是一件大好消息，由於我們知道了生在我們中間，那些最富有的人，常覺得自顧永遠是窮人，可能他們還會有較佳的境遇。

我必須承認，我不會在經濟與倫理之間，畫一條明顯的分界線。損害個人或國家在道德方面的經濟，是不道德的，因而也是罪惡的。因此，允許一個國家去剝削他國的經濟是不道德的；我們爲了要吃美國的小麥，卻讓糧商爲了欠缺關稅而飢餓，這是有罪的。

現代文明的優良特性，是人類需求的一種無限制的多面性，古代文明的特性，則是對這

些需求的強行限制，並嚴格地加以規定。

文明，這個名詞的眞正意念，不在於多面性，而在於將人類需求審愼地和自願地加以減少。只是這樣，即可促進快樂和滿足，並且增加了服務的能力。

文明，對於爭論作了鼓勵；因此，文明成了民主的同義字。從「一致性」的觀點來看，武力、暴亂、壓迫和強制等事項既不文明又不民主。

我們有了我們的政府，我們改進，政府也不得不改進。

我對民主的見解是：在民主之下，最弱者應與最強者具有同等的機會。這一點，除非藉助非暴力，否則決難做到。

好的政府並不是自治政府的代替者。

世界歷史上的許多人物，他們躍昇到領導地位都是純粹憑著自信、勇敢和堅毅的力量。

履行一個人的責任，應該不要依賴輿論，我一直相信：一個人一定要按照他自己認爲是對的來行動，即使在別人看起來是錯誤的，也在所不惜；經驗顯示：這才是唯一的正確路線

。我承認常會把對的看成錯的，或者顚倒過來把錯的看成對的。但是一個人往往從無心的過失中，始知道承認錯誤；另一方面，如果一個人爲了恐懼輿論或者其他類似的理由，不能依照本身的見解，他決不能從錯誤中知道什麼是對的，而且到了最後，連兩者的區別都茫然無知了。

一個領袖，當其行爲違反了自己良心時，就無用了。

自有了這個世界以來，出來服務或領導者的行爲，經常被人誤解，並且無人能夠解決。消除所有誤解，以及堅持立場、不顧可能發生的反對，才是眞正領導才能的要件。

健康、見聞廣博和公正的批評，是公共生活中的新鮮空氣。一位最民主的部長，若是不能持續著注意到大衆，可能就會犯下錯誤。

對自己的反對者盡情嘲弄，是「文明政治」中公認的有效方法。

對公共人物批評，是大衆覺醒的可喜象徵，它可使勞動者提高警覺。

誠懇的爭論，通常是進步的象徵。

單是輿論卽能使一個社會純潔而健康。

不斷的發展是生活的法則，一個人經常效法維持他的主見以表示前後如一，卻因此把自己推上一個錯誤的立場。

盲目地崇拜，常使人困窘，也常使人痛苦。

權利應自動地付予負責盡職的人。

權利的眞正來源是責任，如果我們履行了全部責任，權利就在眼前。

如果不再計算個人的價值，那麼社會上還留下什麼？

單是個人自由一項，就可使人自願將本身完全投入社會的服務。如果強迫了他，他就會變成一個機械式地工作的人，這個社會也就毁滅了。沒有一個社會可以建立在否定個人自由的基礎之上。那是和人們的眞正天性相違背的。恰如一個人沒有長角和尾巴一樣，如果他沒有自己的思想，那他就活得不像一個人了。事實上，卽使那些人不相信個人自由，也要相信人的天性。

沒有階級的社會是很理想的，不僅要把目標對著它，而且要盡力去追求它。一個人僅僅是終日在寫作、閱讀和演講，並不能啓發他的思想。

我不是一個泥古不化的崇拜者。我決不猶豫去毁壞所有那些邪惡或是不道德的東西，但是要有點保留，我必須承認：我是一個古代規章的仰慕者，每想到許多人急於事事現代化，而不顧所有的古代傳統並在日常生活中漠視它，就使我深感痛心。

所有的國家都必須有一面旗幟。上百萬的人曾經爲它而死。但若盲目地把它當作偶像來崇拜，那就是一樁罪惡要加以摧毁。因爲旗幟是代表一種理想。英國國旗的迎風飄展，喚起了英國人心中的感覺，那種力量是難以衡量的；星條旗是意味著世界是屬於美國人的；而星月旗則是要喚起回教徒的最大勇氣。

新聞業的唯一目標，應該是服務。報紙是一股巨大的力量，但是就像一道沒有攔的洪流，可以淹沒整個鄉野，毁壞了農作物；同樣的，一枝不受控制的筆，只能用於破壞。如果這種管制來自外界，它會比沒有管制更爲有害。若能從其本身內部加以約束，可較爲有利。倘若這一系列理論是正確的，那麼世界上有多少刋物可以經得起考驗？但是有誰會阻止那些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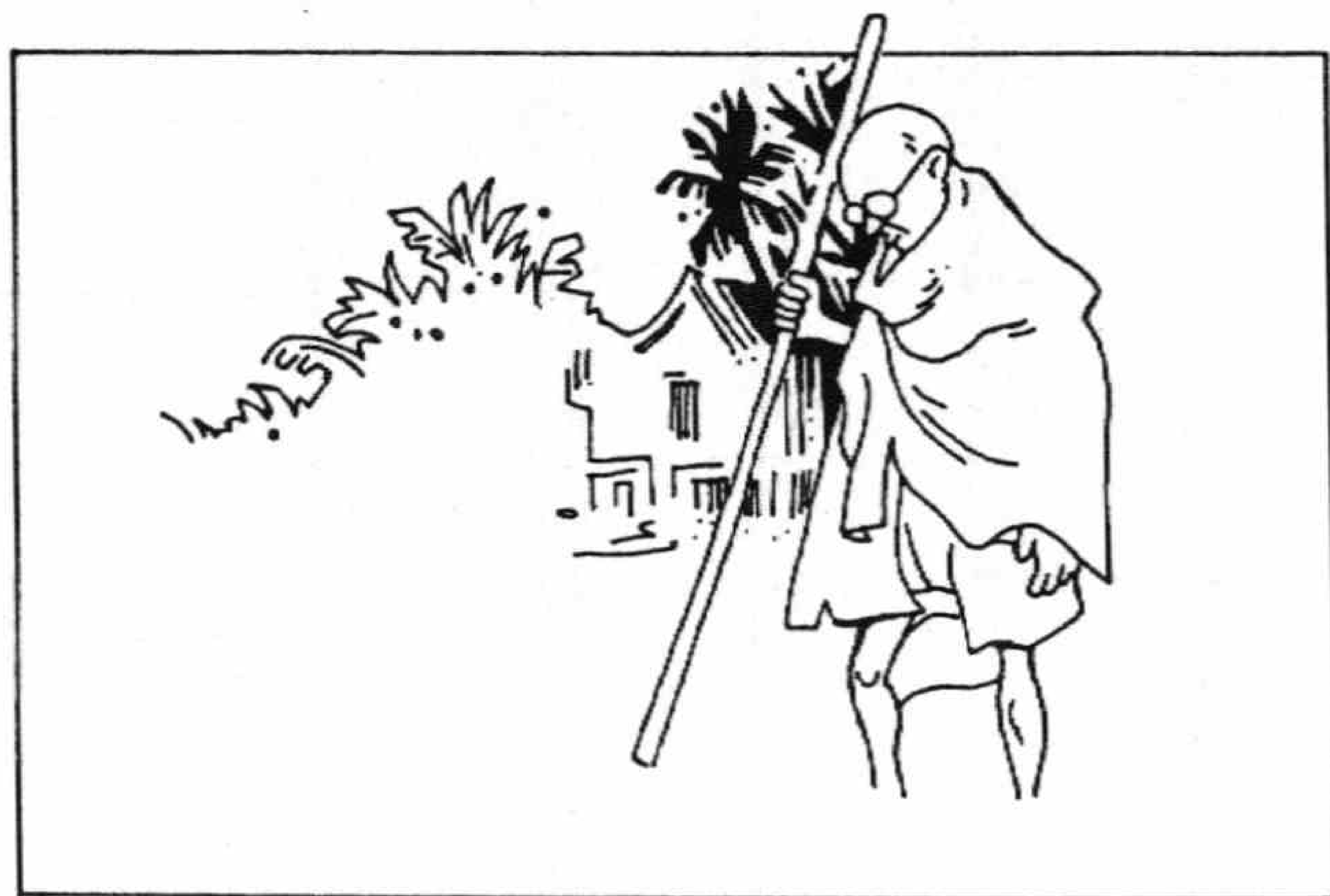
用的刋物出刋呢？而且誰又是裁決者呢？就像善與惡並存一樣，有用的和無用的刋物一定會繼續發行，最後由人來加以選擇。

誰能否認今天在許多方面不是科學和藝術毀滅了精神？沒有人去提昇它，也沒有人喚醒我們內心的良知，反而幫忙煽動了我們最卑劣的情慾。

多少年來，人們都夢寐以求：將原子內所存儲的能量釋放出來。他們卻未曾想到夢想實現了，卻要在它的危險下呻吟：我們當時就那樣地天眞，竟認爲從頭到尾都是在玩無害的玩具？

7

談教育





我不贊成現行的教育制度。我有一個想法，要憑經驗和試驗來定出眞正的制度。我知道的就只是這些——在理想的情況下，眞正的教育僅能由父母授予，然後，該是靠外界的少許協助……。

沒有一間學校可媲美一個正當的家庭，老師們也不能和誠實而有德行的父母相比。

我時常覺得，學生用的教科書，就是他們的老師。我很少記得我的老師從書本上教了我些什麼，但是我現在卻淸楚地記得他們在書本以外所教給我的東西。

兒童們用耳朶會比用眼睛接受得較多，而且費力較少。我記不起曾經和別的孩子們，把書從頭唸到尾。但是我卻用我的講法，把閱讀多種書之心得敎給他們。我敢說他們現在頭腦裡仍然存有這段回憶。要他們記得從書本上學來的東西，甚是費力；但是我用口頭傳授給他們，他們很容易地就能背誦出來。對他們來說，讀書是件工作，而聽我講書，則是一種樂趣，由於我不能把主題說得很有趣的時候，我就不去打擾他們，使之厭煩。同時從我促使他們提出的問題中，我就能衡量他們的瞭解能力。

凡是學生最先覺得厭惡或是不感興趣的教材，都要老師們把它變成有吸引力而易於理解

的題材。

假定只能從大中小學才能獲得知識，顯然是一項迷信。這個世界上在學校還沒成立之前，早就製造出許多顯赫的學生。沒有一件事能像自修這樣地崇高耐久。大中小學使我們大部分人徒然成爲儲存不必要知識的倉庫，多數的米糠被吸收了，而麥子卻被擋在外面。

要發揚精神，就要培養品性，使一個人能朝著認識上帝和發揮自我能力的方向去努力。我認爲這就是青年人訓練之中重要的部分，而且所有的訓練，如若沒有精神修養，是沒有用的，甚至可能反而有害。

我相信這個迷信：認爲自我能力之發揮只有在生命中的第四個階段中——自制——才有可能。但是這卻是常識：那些一直要等到老年因而延誤了爲實現這項無價的經驗之準備工作的人，所得到的不是自我能力之發揮，卻是年老體衰，等於可憐的第二童年，生活成了世界上的一項負擔……。

那麼這項精神訓練要怎樣實施呢？我要兒童們記憶和背誦讚美歌，並把書上有關道德訓練的內容讀給他們聽。可是這樣還達不到滿意的程度。當我和他們接觸得更密切的時候，我

發現一個人不是憑書本子就能施行精神訓練的；就像體能訓練要用體操，智力訓練要用智能練習一樣，精神訓練更是只有經由精神上的實際運用才行。精神上的各種運用，完全要看教師的生活和品德，老師不論是否置身於孩子們之中，他必須時常注意他自己的說話和舉動。

一個教師雖然在境遇上與學生差別很大，但他的生活方式，卻可能影響學生的精神。假如我是一個說謊的人，我教孩子們要講眞話就不會有效果；一個怯懦的老師，決無法使孩子們勇敢起來，而一個對自我抑制行之不力的人，也決難告知學生關於自我抑制的價值。因此，我認爲我必須是和我住在一起的男孩和女孩們的永久性學習目標。這樣一來，他們成了我的老師，如果單是爲了他們的緣故，我知道我必須行爲良好、規規矩矩地生活。

一個勇敢的孩子，經常保持著頭腦純正，兩眼目視前方，和清潔的雙手。你不需要到任何學校去學習這些生活上的基本準則，如果你具有這三種品性，你就會在一個堅實的基礎上站起來。

假使你同時不能建立你的品格，和控制你的思想與行爲的話，那你所有的學識，和所有你對莎士比亞與渥茲華斯的研究都是無用的。當你已能自我控制，並學會了抑制自己的情慾

時，你就不會發出失望的音調。你不能付出了你的心血還假裝沒有行動。一個人付出他的心血，就是付出了全部。在開始之際，你必須準備付出的心血，假使你培養它，你就可以做到這一點。

最後施予救助的，是知識。

我們在迷信之下，認爲兒童在他前五年的生命中沒有什麼要學的。相反地，兒童在其以後的生命裡，決學不到前五年所學的東西。對兒童的教育要與懷孕同時開始。

兒童自父母處所承襲的品格，正如所承襲的軀體上特徵一樣。環境固然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但是兒童於生命開始時所憑藉的原始資本，則是自其祖先繼承而來。我也曾經見過兒童們成功地克服了不良遺傳的影響，這是由於純潔乃靈魂固有的特性。

個人生活的純正，是建立精神教育一個不可缺少的條件。

我時常反對體罰。記得只有一次對一個兒子作過體罰。一直到今天，我還未能判定那次用了戒尺，究竟是對還是錯。因爲那是由於氣憤和一種想處罰的念頭所促成，可能並不適當

。假如那僅僅是爲了表示我的惱怒，我應該考慮請求原宥。

學生的思想不應該加以限制，也不應該因爲它與敎師們的思想有關而予以防堵。

我逐漸明白，用正規的方式來撫養和教育孩子們是如何地困難。如果我眞正是他們的老師和監護人，我必須要接觸到他們的心靈，我必須分享他們的快樂和憂愁，我必須幫助他們解決所面臨的問題，我並且必須循著正確管道來瞭解青年人洶湧的熱望……。有一次在約翰尼斯堡，我接到有關在鄉間小舍的兩個好友道德墮落的消息。我在不合作主義的奮鬥中，無論是明顯的失敗或相反的消息，都沒有使我震驚，但是這個消息傳到我耳中竟如雷擊一樣，當天我就坐火車到鳳凰城；卡倫柏奇先生堅持陪我同去，他注意到了我當時的狀態，不讓我單獨去，因爲他就是那個帶來使我煩惱訊息的人。

我在旅程中，覺得對我來說，責任似乎很清楚。我認爲監護人或老師對其受監護人或學生的過失要負責，至少也要負某種程度的責任。所以我對於這件發生問題的事所負的責任，已如白晝一般的明顯。這件事我的妻子曾經警告過我，但是因爲我具有信賴別人的天性，故對她的告誡未曾理會。我覺得唯一能使這些罪人明瞭我的痛苦和他們墮落之深，只有讓我來

做一些苦行贖罪的工作。所以我處罰自己絕食七天，並且立誓在四個半月的期間內，每天只吃一餐。卡倫柏奇先生試圖來勸阻我，可是未能如願……。

我覺得非常坦然，因爲這項決定代表著我的腦筋裡已卸下了一付重擔。對有罪的那些人的惱怒也消退了，並讓我對他們起了純粹的憐憫之心，因此，我心裡覺得相當地舒暢。我後來抵達了鳳凰城鄉下的修行小屋，做了進一步的查詢，使我自己知道所需明瞭的若干細節。

我的懺悔行爲，使每個人都很痛苦，但卻把周圍的氣氛弄得清新了。每個人都開始明白這樣可怕的事是有罪的，而且我和那些孩子們之間的關係，結合得更爲密切……。

有關老師對學生犯錯的責任，是毫無疑問的。

如果把好的兒童和壞的兒童一起來敎，並讓他們相與爲伍，這項試驗若是在他們的父母和監護人小心注視之下進行的話，這些好的兒童將不會有什麼損失。

嬌慣的孩子並不能保證抗拒各種引誘或污染，但是這一點倒是眞的：當男女孩子們在一起接受各種的撫養和敎育時，父母和老師們都要置身於嚴格的考驗中。

關於大小學生參加政治性示威遊行和黨派政治的事，我認爲十分錯誤，這類騷動妨礙他們認眞地讀書，並且使他們在成爲公民前不適合擔任那些工作。

一個學生，不論他年齡多大和多聰明，當他進入院校時，他就放棄了拒絕接受紀律約束的權利。

8

談非暴力





人和他的行爲，是兩件不同的事。雖則好的行爲應受稱讚，而壞的行爲應受責難，但是做出這種行爲的人，不論是好是壞，卻要照實際的情況，應該受到尊敬或是憐憫。「要恨的是罪惡，而不是罪人。」這是一項箴言，話雖如此，卻很少人能做得到，這也就是爲什麼怨恨散佈全世界的原因。

非暴力行動是尋求眞理的眞正基礎。我知道：除非把這項探求建立於非暴力行動的基礎上，否則必將是徒勞而無功。抵制和批評一項制度是非常適當的事，但是去反對和攻擊它的創始人，就等於反對和攻擊自己一樣。因爲我們都有同樣的缺點，都是同一造物者的兒女，而且因此我們身上所擁有之神的力量是無限的。輕視一個人，就是輕視那些神的力量，這樣，不僅是傷害了那個人，而且傷害了與他同在的整個世界。

非暴力行動是一個易於理解的原則。我們都是被暴力的大火所圍困的人。「生命賴生活來生存」這句話有很深的含意，人們若是不有意或無意地使用外在的暴力，便一刻都不能生活。他的生活——飲食和行動——都必然與暴力有關。生命的毀滅，常是微不足道的事。一個非暴力的信徒，如果他行爲的本源是同情的話，那麼他會對其信仰始終保持眞誠，假若他用最大的能力使最小的動物免於毀滅，並設法去救助它，這樣，他就會不斷地努力從致命的暴

力圈子中獲得脫身。他在自我抑制和同情方面，會不斷地長進，但是他決無法完全免除對外的暴力。

此外，由於基本上非暴力行為是所有生命的綜合體，某部分的錯誤一定會影響其全體，因此人類無法完全免於暴力。他只要仍然是社會的一份子，就不能不參與跟社會眞正生存有關的暴力行為。當兩個國家在戰爭的時候，非暴力信徒的責任，就是阻止這場戰爭。那些地位與這項責任不相當的人，沒有反對這場戰爭力量的人，沒有資格抵制戰爭的人，可以參加戰爭，但是要盡量的設法使自己、國家、世界免於戰爭。

非暴力行動與眞理是如此地結合在一起，實際上已不可能分開。它們就像一枚錢幣的兩面一樣，或者不如說是像一塊未曾壓過的金屬圓盤一樣。誰能說出那是正面？那是反面？雖然如此，非暴力卻是手段，眞理才是目的。手段之所以成為手段，必須要在我們能達得到的範圍以內行之，所以不使用暴力是我們的無上責任。如果我們注意到手段，我們遲早會達到目的。一旦我們抓住了這一要點，最後勝利就沒問題了。我們不論遭遇任何困難，不論要忍受任何橫逆，我們切不可放棄對眞理的追求。

我的經驗，使我深信除了眞理以外再沒有其他的上帝，並且實現眞理的唯一手段就是用非暴力。

非暴力是靈魂的品性，因此需要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實施。倘若它不能實施的話，那就沒有實際價值了。

不論我對於非暴力的奮鬥是如何的誠摯，這些努力仍然不夠完善。因此，我無法將那難以形容的眞理光輝，那道比陽光大百萬倍的光輝，這項概念轉達給世人。實際上，我所見到的不過是那強有力的光輝中微弱的一部分而已。但是我確實能說出這些，恰是我所有的各項試驗的結果一樣。我們要看到眞理的完善景象，只有隨著非暴力的完全實現。

沒有自我淨化，想辨認每一種生存的東西是不可能的。沒有自我淨化，那麼，遵守非暴力的法則一定始終是個空洞的夢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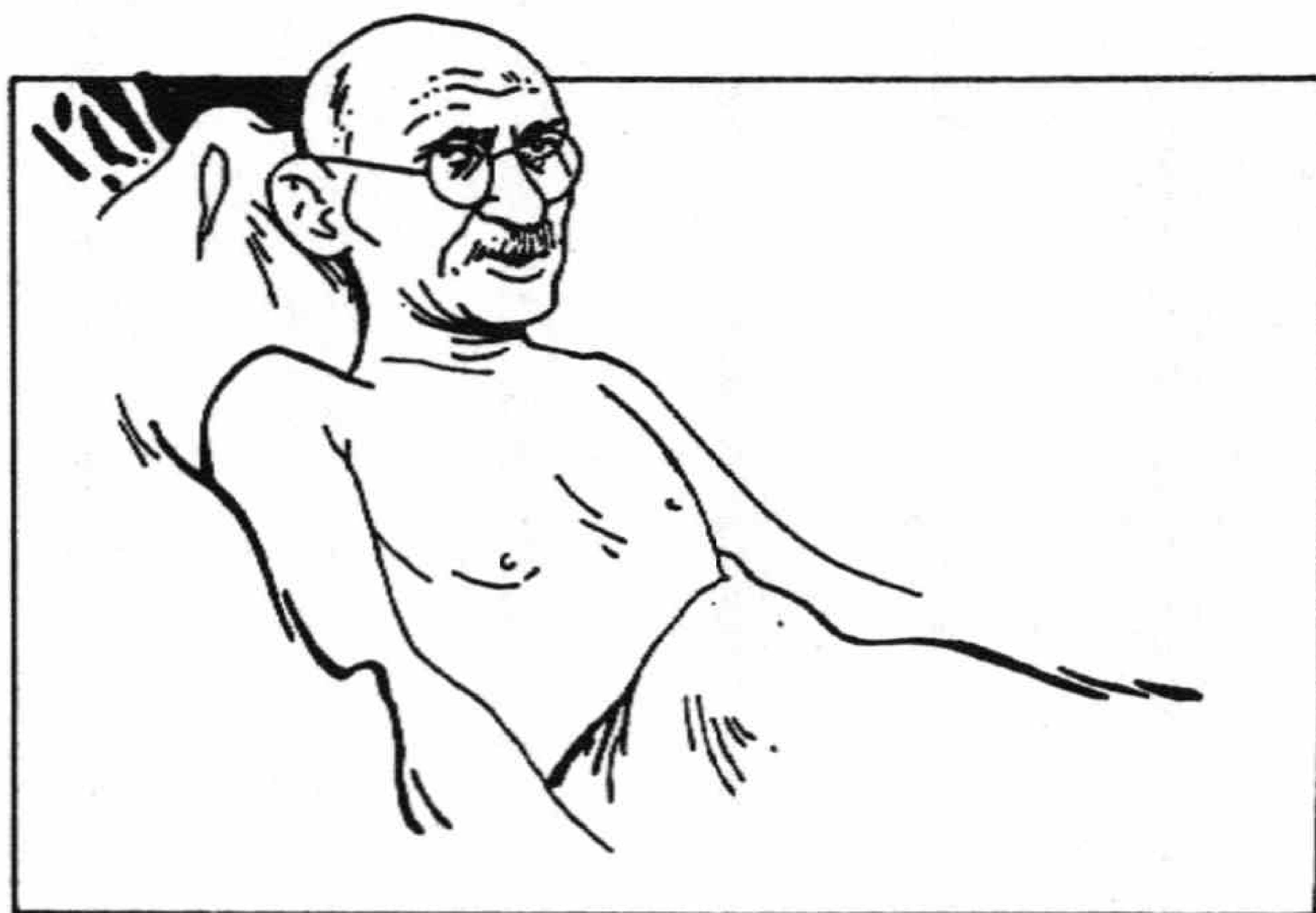
不用暴力是謙遜的極限。

非暴力行爲，不是形之於外的粗魯行爲。不傷害任何生物，無疑地是非暴力行爲的一

部分。但這是最起碼的表現。非暴力行爲的原則，遭受罪惡思想、魯莽、謊言、怨恨、希望別人不好等想法所損害。它也會受到我們堅持世界所需要事務的侵害。

9

談不合作主義





不合作主義這個名詞，是我創出來的，以別於當時在「消極抵抗」名義之下所進行的運動。它的根本意義，就是「堅持眞理」，因此也是「正義的力量」；我也稱之爲「愛的力量」或是「精神力量」。在應用不合作主義方面，最初階段，我發現追求眞理，就不許把暴力加諸反對者的身上，但是對方必須藉忍耐與同情來杜絕錯誤。因爲在一方看起來是眞理，在對方看來可能卻是錯誤。忍耐卽是自己受苦。所以這個主義顯然是表示擁護眞理，絕不是把痛苦加諸敵對者身上，而是加於自己的身上。

這個稱爲不合作主義的原則，在這個名詞尚未發明以前，就已經存在了。當它誕生的時候，眞的連我自己也說不出它是個什麼東西。在古加拉提省，我們也用「消極抵抗」這個英文短語來說明它。有一次我在與歐洲人集會的時候，發現「消極抵抗」這個名詞，解釋得太狹窄，會使人猜測到是一種弱者使用的武器，它的特性是怨恨，而且到最後顯示它本身是一種暴力，我必須對所有這些說法提出異議，並且說明印度人運動的眞正性質。很明顯地，印度人必須要造出一個新名詞來標明他們的奮鬥。

但是我不能找出一個新名字來，於是經由「印度輿論」提供命名獎金給讀者，徵求最佳命名。結果瑪幹勒甘地造出「Sadagraha」這個字（Sat＝眞理、agraha＝堅持）而贏得了

獎金。爲了使它更爲明白，我把它改名爲不合作主義，從那時候起在古加拉提省便流行開來，成爲這項奮鬥的專有名稱。

不合作主義是一種個人和社團都可以使用的力量，可用於政治上，亦可用於國內事務。它的普遍應用性可以顯示出其持久性和無敵性，無論男女、兒童都一樣可以使用。

不合作主義是溫和的，決不傷害人。它必須不是憤怒或心懷惡念的結果，它決不小題大作，決不浮躁，決不是缺乏耐心。它直接反對強制，它被認爲可以完全代替暴力。

一個人在從事於和平抵抗之前，必須表示願意服從和尊重國家法律。我們服從這些法律，大部分不是因爲怕違犯了它而受到處罰。我們這樣做，是尊重這些法律而不牽涉到道德原則。譬如一個誠實可敬的人，決不會突然從事偷竊，不論有無法律制止偷竊。但是這個人不會因爲沒有注意脚踏車夜間要裝燈的規定，而感到任何後悔，甚至於他是接受今後要更加小心的善意勸告，還是問題。但是，假使他單是爲了違反這項規定，爲避免控訴之困擾，他將會遵守這類義務性的任何規定。可是此種順從並非是不合作主義所要求的自願性和自發性的服從。不合作主義者是很理智地服從社會法律和屬於他本身自由意願所選擇的法則，因爲他認

爲這樣做是他的神聖責任。只有在一個人這樣嚴謹地遵守社會法律的時候，他才能判定某些規定是好的和公平的，以及那些是不公平的和邪惡的。唯有在那個時候，他在一定的環境中，對於某些法律才具有消極抵抗的權利。

不合作主義是一種默默而慢慢工作的力量。事實上，世界上沒有任何力量，是這樣直接而迅速地在工作。

在不合作主義中，所計較的決不是數量，經常是品質，尤其當暴力至上時，更爲如此。不合作主義者決無企圖使犯錯者爲難，這一點常被人忘記。而且它決非訴諸懼怕而是要訴諸於心。不合作主義的目的是改造犯錯的人，不是強迫他，在他的全部行爲中應該避免矯揉做作，他應由於內心的覺悟，使之行爲自然。

當維持非暴力運動緩慢而穩定地進展時，另一方面，政府非法的鎮壓政策，卻加速地進行，而在旁遮普省就赤裸的暴露了其作爲。領導人被捕，宣佈戒嚴（換句話說就是沒有法律），設立特別法庭。這些法庭並不是公平正直的法庭，而是執行獨裁者專橫意志的工具，在沒有正當的證據之下，就通過了判決有失公平。在阿木里查市，無辜的男女被迫像蟲類一樣

趴在地上來爬行。在此次暴行之前，加林瓦那的悲劇在我的眼光中看來，更是暗無天日，雖則這次大屠殺引起了印度和全世界人們的注意。

我被迫不顧任何後果立即前往旁遮普。我寫信並且打電報給印度總督，要求准許我前去，但是卻徒勞無功。假使我沒有得到許可，便逕自去了，他們會不准我通過旁遮普的省界，我除了溫和抵抗以外，我還能用什麼來補償呢?這樣一來，我遇上了一個嚴重的難題。按照事實的狀況，如果違反了不准我進入旁遮普的命令，對我來說，似乎不能算是溫和抵抗，因爲在我周圍並沒有見到我所要的那種和平氣氛，而且在旁遮普省強烈的壓迫已經進一步地使得怨恨更爲惡化與加深。因此，我如果在這個時候提出溫和抵抗，即使可能，等於是煽動。我乃不顧朋友們的建議，決定不去旁遮普，對我而言，這是一杯苦酒。強烈的壓迫與不法行爲每日自旁遮普大量的傳來，可是我所能做的，只是哀哀無助地坐在那兒咬牙切齒而已。

信奉不合作主義者摒去了恐懼，因而永遠信任對手，縱使對方對他失信二十次，他仍然準備相信他的第二十一次，因爲，絕對信賴人類的天性乃是他的信念主體。

雖則不合作是不合作軍械庫中的主要武器之一，但是不要忘記，它畢竟僅僅是一種手段

來謀取敵方合作的手段，以求符合眞理與正義……，因此避免與反對力量保持所有的關係，決不是不合作主義的目的，它的目的是要改變和淨化那種關係。

不合作主義沒有時間上的限制，他的苦難忍受力也沒有限制；因此，不合作主義中沒有「挫敗」這種事情。

我的經驗告訴我，一種進步的法律適用於每一個公正的鬥爭，但是在不合作之情形下，法律卽公理。當不合作主義者的奮鬥向前邁進時，許多其他因素也幫忙來擴大它的潮流，它導引的成果也在不斷地增長。這實在是不可避免的事，而且與不合作主義主要原則有密切關係。因爲在不合作主義中，最小也就是最大，我們對於「後退」這個字沒有疑問，可是唯一可能的行動則是前進。

10

談經典





在英國的第二年，將近結束之際，我無意中遇到塞俄費斯特兩兄弟，二人都未結婚。他們和我談到印度教經典的問題。當時他們正在閱讀艾德文阿諾德爵士的譯本——「天國之歌」，他們請我一起閱讀原文。我覺得很慚愧，因爲我既不曾讀過用梵文寫的這部聖詩，也沒有讀過用古加拉提省的印度語寫的。雖然我在梵文方面的知識很貧乏，我還是很高興地用這些語言來讀它，並且我還希望能將原文瞭解到某種程度，能說出譯文在那些地方不能講出原意。我開始用梵文來讀經典。它的第二章詩文

「假使一個人
沈思於其所感受的事物，於是就產生了
吸引力，由吸引力生出慾望，
慾望激發了强烈的情愛，情愛引起了
鹵莽行為；然後腦中所記憶的——全都步入岐途——
崇高的目標消失了，思想也衰微了，
到最後，目標、思想，和人，全都毀滅了。」

使我的腦筋裡留有深刻的印象，並且現在仍然時常廻旋於耳際。這本書是無價之寶，深深地感動了我。這種印象此後一直在我心裡成長、結果，我認爲它是今日有關眞理智識最卓越的一本書。它在我最晦暗的時刻，提供了難以估計的幫助。

自一八八九年，我最初認識它以來，這本經典已經成爲我的主體，每次遇到困難的時候，我就向它請求指引，而所要的指引也常會立即出現。如果你想經由它的救助而得益的話，你必須以全部虔誠的心去接近「經典之母」。一個人如果把他的頭倚靠在她賜予和平的膝蓋上，決不會再感到失望，代之的，卻是享受到完全的滿足。這位精神上的本體對她的信徒在生命中的每一刻都將賜以新知、希望和力量。

經典上說：「做你份內的工作，但是要放棄它的果實。要超然地工作——不希望報酬地工作。」……所謂超然，我是指只要你的動機純正、你的手段正確，你不必擔心所希望的結果是否隨著你的行爲而來。它是指：你若能注意到手段，把剩下的留交給上帝，事情到終了總歸是對的。

這是經典明明白白的啓示。一個放棄行動的人就會墮落，只有放棄報酬的人會向上躍昇

；放棄果實，並不表示不關心結果。一個人對於每一項行動都必須要知道預期的結果，達到效果的手段，以及所需要的能力等項。他只須有這樣的準備，對於結果卻無任何慾望，而且全神貫注地執行當前的工作，就可以說他是放棄行動的果實了。

經典第二章的最後十八小節，簡單地說出了生活藝術的奧秘……，這些小節，自那時候起就銘刻在我的心田中。它含有我所需要的各種知識，所教導的乃是「永恒的眞理」。其中含有理性，而且代表著可以瞭解的知識。此後我讀了許多的譯文和許多評論，作過爭辯和推斷，直至我內心滿意爲止，但是在我第一次閱讀時，它給我的印象決對不會消失。這些小節乃是解說經典的鎖鑰。

……對我而言，經典已成爲行爲上絕對可靠的導引；是我日常參考的知識寶庫，就像爲著不懂的英文字意義而查英文字典一樣；我對所有的煩惱和考驗，從這本寶典中求得一個現成的答案；其中像「非佔有」和「均等」這一類的字，深深地吸引著我。其實如何去培養和維持均等就是問題。一個人要如何去對待一個無禮、橫蠻而又貪汚的官員？對待那些無意義反抗的老同事？那麼對平常一向和善待他的人該怎麼辦呢？一個人如何能放棄其全部所有呢？……我是否要放棄所有的一切來追隨上帝？答案是：除非我放棄全部所有的，否則我就不

能追隨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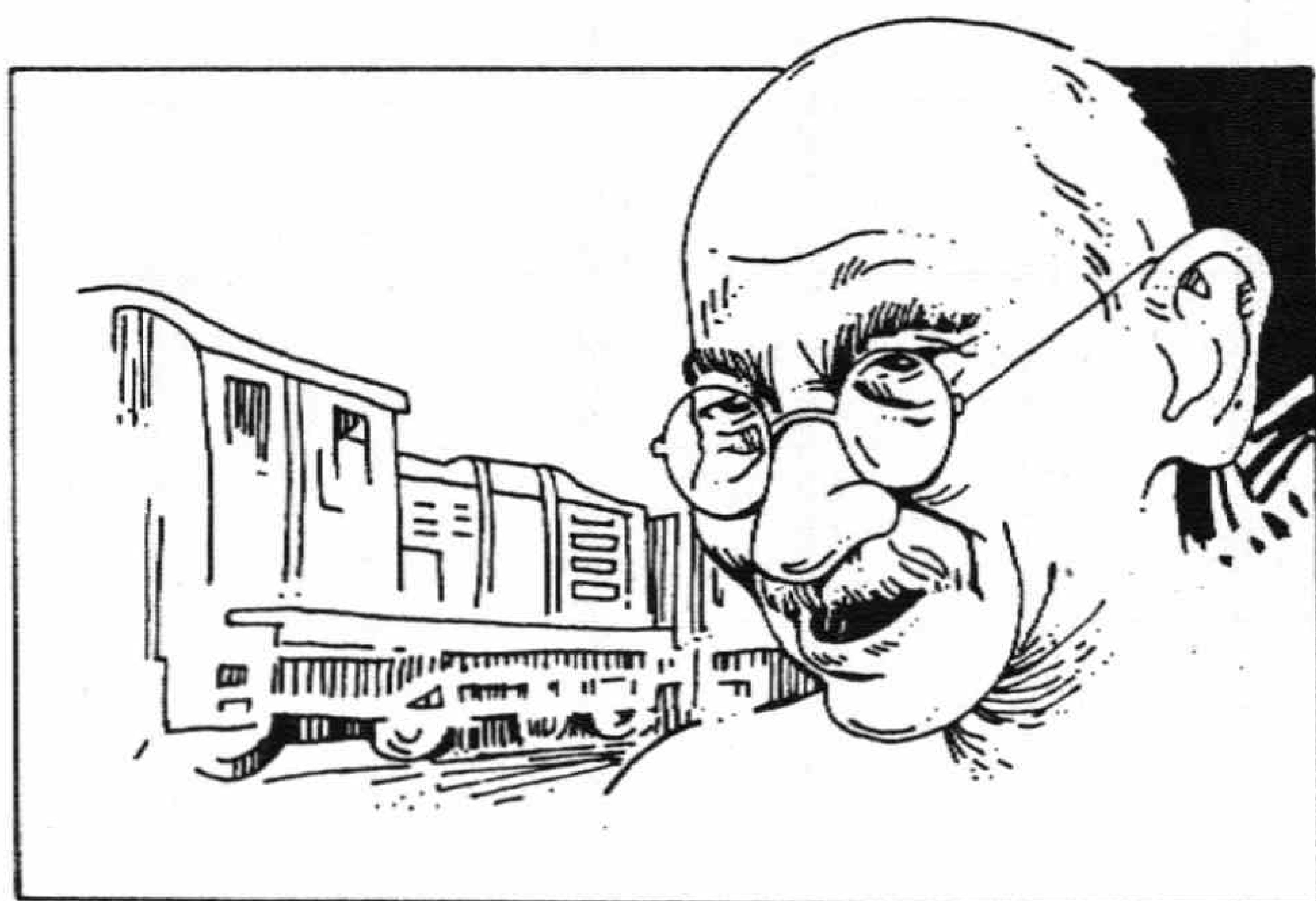
我研究美國法律漸漸對我有了幫助……，我知道了經典上「非佔有」的意思是指那些希望得救的人，他們的行爲應該像受委託的保管人，雖然掌握了大量的財產，卻一點兒也不能把它當作自己的東西。

一個眞正的經典信徒，不知道什麼叫做失望。他領悟了以後，就永遠地處於快樂與和平的環境中。但是那種和平與快樂不會降臨到懷疑者的身上，或是那些對自己的智慧和學問引以爲傲的人；保留給那些謙恭，而以全部的信心和無分岐之單純思想崇拜她的人。

在基督的「登山十訓」和印度教的「受祝福者之歌」之中，我無法看出它們的區別。「登山十訓」是以一種文字的方式來敍述，後者卻是濃縮爲一種科學公式。在爲人接受的名詞觀念中，那可能不是一種科學書籍，但是已被辯稱爲一種科學形態的愛的法律——照我的意思，則稱之爲「背棄的法律」。

11

談自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四年在南非的日子





南非是西方文明的代表，而印度則是東方文化的中心。現在這一代的思想家們認爲，這兩種文明不能一齊推進。代表這類敵對文化的國家，縱然是部分的接觸，其結果將是一場爆炸。西方反對忠誠，東方人卻認爲它是主要的美德。這些相反的觀點如何調和呢？

西方文明，可能好，也可能不好，但是西方人卻願意保守它。他們曾經爲了它而血流成河，因此，現在要他們自己設計出一條新路線來，已經是太遲了。這樣一來，印度問題不是把它當成一種商業上的妒忌或是種族間的仇恨所能解決的，這個問題純粹是一個保存本身文化的問題。

印度人在南非，由於他們的忠誠、忍耐、堅定、節儉以及熱中名利等而不受歡迎。西方人有進取心、無耐性；樂於把他們的物質要求加倍化而得到滿足，喜歡別人喝采，渴望減少勞動，而習慣於奢華。因之，他們害怕：假使有成千的東方人定居在南非，那麼西方人一定只有破產一途。在南非的西方人並不準備要自殺，他們的領導者也不容許把他們擠到這條窮途末路上。

一家名叫米曼的公司從鮑爾班塔寫信給我弟弟，提出了以下的建議：「我們在南非有生

意，是一家大公司，在法院裡有一個大案件，索賠四萬英磅，這案件已經進行了很長的時間，我們已請了最好的印度律師和法律顧問參與辯論。如你能請令兄來此，彼此均將有利，他比我們更能指導領事來辦理。同時他還有看看另一個新世界和認識新朋友的好處。」他們還告訴甘地：「這不是一件難事……，我們有地位高的歐洲朋友，你將可認識他們。你在我們公司裡會很有用處，很多的信件都是用英文，你也可以在這方面幫忙我們，你當然是我們的貴賓，自己無需任何花費。」

我問他：「你需要我替你服務多久？待遇如何？」

「不超過一年。我們將給你頭等回程車票及總數一百零五磅現款，還有所有的食衣住行費用。」

這樣我到那裡去，不像是一個法律顧問，而是像這家公司的佣人。但是我要想辦法離開印度。到那裡去，能看一個新興國家和獲得新經驗的機會。我還可以寄回一百零五磅給我的弟弟，補助家中的開支。我毫不猶豫地接受這項邀約，並準備前往南非。

我到達南非後的第七天或是第八天，就離開了德爾班，他們替我訂了一個頭等火車的座

位……。火車約在午後九點到達納塔耳的首府馬瑞茲堡，通常寢具都是在這一站供應。鐵路服務人員來了，問我需要些什麼……，但是接著又來了一位旅客，對我上下打量了一番，他看我是一個有色人種，就惱火起來，於是走了出去，再回來的時候帶了兩個職員同來。他們都沒有吭聲，然後有一個職員走到我面前說：「快點，你必須要到行李車廂去。」

我說：「可是，我有頭等車票。」

另外一個職員插嘴道：「那無關緊要，我告訴你，你一定要到行李車廂去。」

「我也告訴你，在德爾班我就被允許乘坐這個車廂旅行的，我堅持要在這裡待下去。」

「不行，你不可以。」這個職員說道：「你一定要離開這節車廂，否則我就叫警察來把你推出去。」

「好，你可以這麼做，我拒絕自願地走出去。」

警察來了，他用手抓著我把我推了出來。我拒絕去別的車廂，火車就開走了。我去候車室裡坐著，隨身只帶了一個手提袋；其他行李仍留在原來的位置，鐵路當局會負責行李的。

這時候是冬天，南非的較高地區在冬天非常嚴寒，馬瑞玆堡位於很高的緯度，更是冷得特別厲害，我的大衣是放在行李裡面的，我不敢去要，除非想要去再受到侮辱，所以我坐在那裡發抖。候車室裡也沒有燈光……。

我開始想到我的責任。我應該爲我的權力奮鬥嗎？還是囘印度去？或是我繼續前往普里多瑞亞，不提這件受侮辱的事，等到那件案子結束以後就囘去印度？跑囘印度而不履行我的責任，那將是一種怯懦行爲。我遭受的難堪是表面上的，只是種族偏見很深的病根的一種症狀而已。可能的話，我應該設法根除這個病源，並願在這次過程中接受苦難，糾正這些錯誤，我只要求對去除種族偏見做到適當的程度。於是我決定搭下一班的火車去普里多瑞亞。

火車於早晨抵達查理士城。那時查理士城和約翰尼士堡之間還沒有鐵路，只有驛馬車……我已有一張車票……，但是代理人只要一個藉口，就可以把我推脫掉；當他發現我是一個陌生人的時候，他說：「你的票已經取銷了。」我與他力爭，他心裡所持的理由不是座位不夠。旅客必須容納在馬車之內，可是我被當作是一個苦力，並且看起來又是生人，所以「車長」（驛馬車由白人負責經營，故這樣稱呼）認爲我不該和白人旅客坐在一起。驛馬車的每一邊都有座位，照規定，車長應該坐在其中的一個座位上。今天他坐在車身內面，把他的座

位給了我。我知道這純然是不公平，並且是一種侮辱，但是我想最好還是忍耐了罷……。

大概三點鐘左右，驛馬車到了帕代可夫。這時這位車長想抽煙，可能還想要呼吸一點新鮮空氣，決定要坐在我坐的位置，於是他從車夫那裡拿出一塊骯髒的粗麻布來，鋪在踏腳板上，對我說：「喂！你坐在這上面，我要靠近車夫坐。」這次侮辱超過我所能忍受的。在恐懼與顫抖中，我對他說：「雖然我應該坐在車身裡面，你卻要我坐在這兒，我忍住了侮辱。現在你要坐在外面抽煙，倒要我坐在你的脚邊，我決不幹，我要坐進車子裡去。」

當我掙扎地說完這些話的時候，那個人朝我跳過來，開始用拳頭重重地打我的耳朵，還用手臂抓住我，想要把我甩到地上，我抱住車廂的銅欄杆，決定不放手，卽使我的腕骨有折斷的危險亦在所不惜。旅客們都在看著這幕景象。那個人咒駡我，拖拉我並加以痛擊，而我始終不動。他很強壯而我卻很孱弱。一些旅客開始同情我，大聲喊道：「喂！讓他去吧！不要打他，這不能怪他，他是對的。如果他不能待在那兒，讓他進來和我們坐在一起。」

「不要怕！」有人叫道。但是他似乎已經有點垂頭喪氣的樣子，並且停止打我了。

我的職務進行得很滿意，但是它卻難滿足我。如何進一步簡化我的生活，以及當一個麻

瘋病人來到我門口時，我能對我的同胞做些什麼具體服務的行動，不斷地在激勵著我。我絕無用一餐飯就打發他走的心，於是我供給他住處，包紮他的傷口，並且開始來照顧他……。

一直到一九〇六年，我純然倚賴於理性的呼籲，我是一個奮發有爲的改革者……，但是我在那重要的時刻來臨到南非，發現理性對人不能產生任何印象。我的民衆振奮起來了，即使是一個可憐蟲有時也會翻身，遂有人談到報復。當時我必須要在暴力與結合或尋求其他方法來應付危機和阻止破壞這兩者之間作一選擇，同時我所面臨的是：如果我們不遵守那些貶低我們身分的法律，只憑他們高興，就可以把我們關進牢中，這樣一來，實際上已等於是場道德上的戰爭。……因爲當時，一個信念不斷地在我心中滋長，就是對人民重要性的事情，不能單靠理性來爭取，而是要經由痛苦來換取……，我得到了這樣的基本結論：如果你想做些眞正重要的事，不可僅僅是滿足理性，也必須同時動心思。

當北海岸的印度工人進行罷工的時候，埃基康布山區的農場主人，若是沒有把砍下來的甘蔗送到工廠裡去壓榨的話，可能會受到很大的損失，一千二百個印度工人著眼於完成這部份工作，而返回工作，在做完了工作後，才加入他們同胞的罷工行動。還有，在德爾班市的印度籍雇工罷工時，那些從事於市區衞生勤務的人，或是在醫院裡照顧病患的人都被送回，他們也

自願回到其工作崗位上。如果衞生勤務的秩序大亂，如果無人去照料醫院裡的病患，可能疾病就會在城市裡蔓延，患者也得不到醫療救治，任何不合作者都不希望有這種後果發生。因此，屬於這一類的雇工都自罷工中予以免除。不合作者在採取每一項步驟時，一定會考慮到對方的立場。我可以察覺到這種具有俠義精神的無數事例，雖然表面上不爲人所見，卻處處都留下了強而有力的印象……。

史末特將軍的一位秘書很滑稽地對我說：「我不喜歡你們的民衆，可是我全然不經意的去幫助他們。我要爲他們做些什麼呢？你們在我們有需要的時候幫助了我們。我們如何能傷害你們？我倒希望你們像英國的罷工者那樣使用暴力，那麼我們就會立刻知道如何去處置你們。但是你們甚至連敵人都不會加以傷害。你們希望從禮貌和俠義精神自我限制範圍內求得勝利，就是這樣，才使我們陷入於完全無助之中。」

一九一三年於沃克司拉司特

……我們在沃克司拉司特的監獄中過了幾天快樂的日子，那裡每天都有新的囚犯進來，帶給我們外間所發生的新聞。在這些不合作者的犯人當中，有一個名叫哈巴特森，他是一位

七十五歲的老人，並不在印度人鬧罷工的礦區中工作，幾年以前，他就結束了他的勞動契約，因此他不是一個罷工者。在我被捕以後，印度人較以前變得更熱心，他們之中有許多人是從納塔耳跑到傳司威爾來而被捕，哈巴特森就是這些熱心人士之一。

「爲什麼你會被關進來？」我問哈巴特森，「我並沒有請你這種老年人進監獄呀！」

「我怎麼能夠不來呢？」哈巴特森回答說：「你，你的妻子，甚至你的孩子們，這時候不都是爲了我們的緣故都來了嗎？」

「但是你會受不了這種難過的監獄生活。我勸你離開，要我替你設法釋放嗎？」

「不，請你不要這樣做。我絕不離開監獄。總有一天我會死，我死在監獄裡將是多麼的快樂。」

這不能由我來試圖動搖他這種決心，即使我試著做，它也決不會動搖。我在這位沒讀過書的聖者面前低下頭來向他致敬。哈巴特森果然實現了他的願望，於一九一四年元月五日在德爾班監獄裡去世了。

一九一四年於傳司威爾

我和安德魯一起去普里多瑞亞，就在這個時候，聯合鐵路公司的歐洲籍雇工們有一次大罷工，使得政府的處境非常尷尬。在這個幸運的關口，他們請我來發起印度工人遊行。但是我宣佈印度人不能協助鐵路方面罷工的人，就像他們過去不出面擾亂政府一樣，他們的奮鬥方式全然不同，而且想法上也廻異。即使我們要作遊行，我們將在鐵路方面的困擾結束之後，另外選一個時間遊行。我們這個決定使人產生了深刻的印象，並由路透社電告英國。安姆特赫爾爵士（殖民大臣）來電報祝賀。在南非的英國朋友們也感謝我們所作的決定。

一九一四年於南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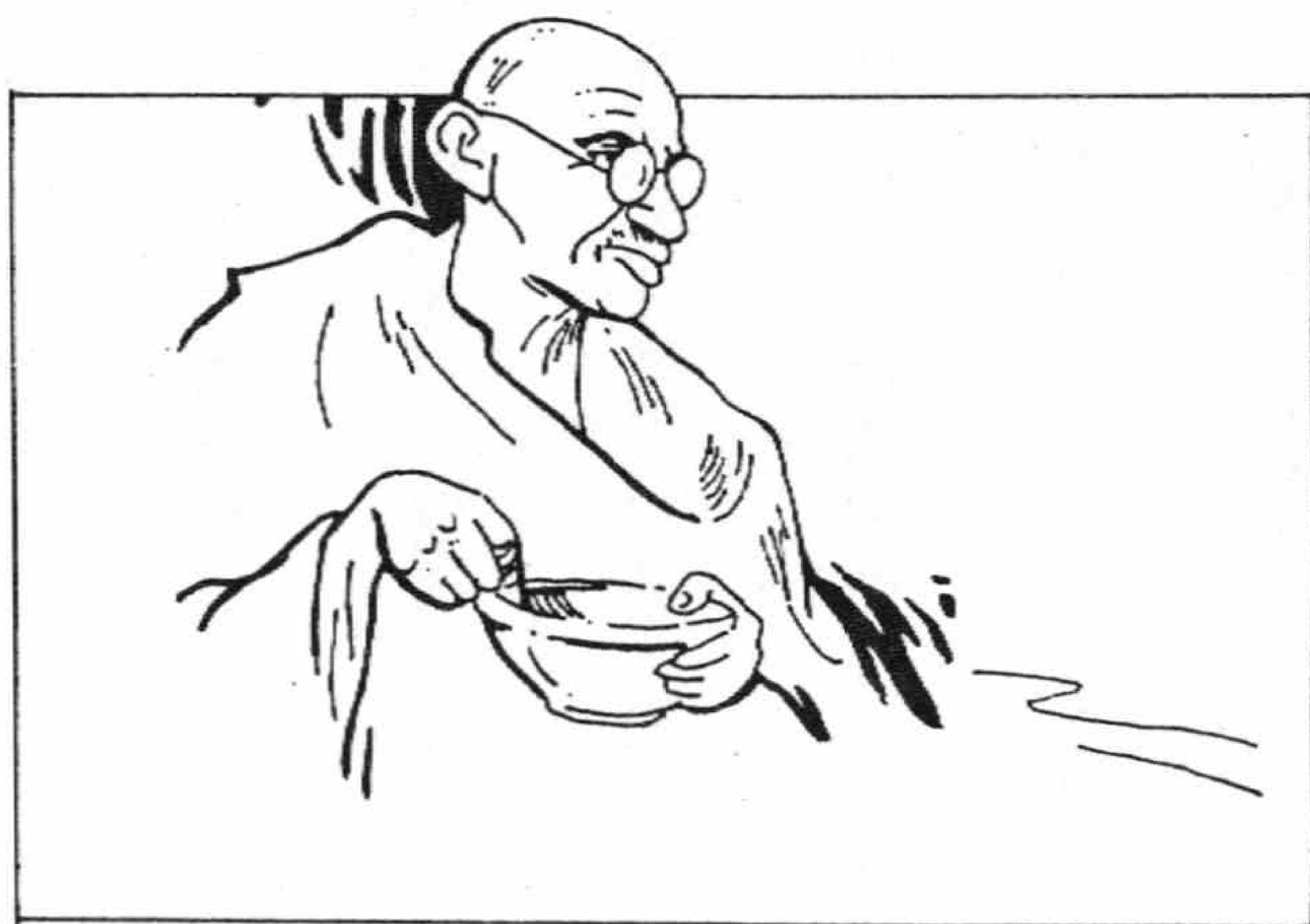
於八年的奮鬥之後，我們獲致一項臨時協議，終止不合作運動……，要印度人贊同這項協議相當困難。沒有人願意使那股已經沸騰的熱誠消退下去。還有，誰能信得過史木特將軍？有人提醒我在一九〇八年的慘痛失敗，並且說：「史木特將軍已有一次處理不公，時常責備你製造新的事端，讓我們社團受到無窮的苦難。你是多麼地可憐，還沒有得到教訓而減少對他的信賴嗎?!這個人會再度地出賣你，你再要建議復興不合作運動，那時還有誰會聽你的？」

我知道這類的爭執會出現，因之我在當時並不覺得驚訝。不論不合作運動是如何地常被出賣，只要是沒有強而有力的不信任他們的理由，不合作主義者還是會信賴對方的。對不合作主義者而言，痛苦與快樂都是一樣的。他不會僅僅是由於恐怕無理由的信賴受到苦難而被誤導。從另一方面來說：他是和往常一樣地依賴自己的實力，他將不在乎被對手所出賣，深信因此會增強眞理的力量，使勝利愈來愈近……，不信任乃是軟弱的象徵，不合作主義本身就含有排除所有弱點的意思，因而也含有不信任在內，當對方不是被出賣而是被說服的時候，不信任就沒有立足之地了。

不使用暴力是種辛酸的考驗，在一場非暴力的衝突中，沒有怨恨遺留下來，到了最後，敵人就變成朋友了。這是我在南非與史木特將軍交往的經驗。他開始時是我最痛苦的敵手和批評者，現在他卻是我最親密的朋友。

12

談飲食與煙草





吃東西的過程，和排泄一樣的不乾淨，唯一的區別是：排泄到最後會有一種輕鬆的感覺。至於吃呢？如果一個人的舌頭不加以管制的話，會帶來不舒適。我們對吃也應該像私下注意排泄一樣，同時與所有的動物一樣私下執行別的動作。

我不認爲肉食爲我們日常生活所必需。我覺得肉食不適合人類。如果我們是高等動物，那麼模仿低級動物生活就錯了，經驗告訴我們：動物類食品是不適合那些節慾的人。

素食主義是印度教無價的禮品之一。不可能輕易地放棄，因此，必須對素食使人的身心、行動消極或遲鈍的錯誤觀念加以糾正。那些最偉大的印度教改革者們，都是始終如一的素食主義者。

我吃東西是爲了生存，爲了要服務，爲了興趣，而不是爲了享受。

一個人吃飯，目的不在大快朵頤，而是爲了讓身體能繼續活動下去。當每一種感官協助軀體，並透過軀體協助靈魂時，它的特殊愛好就消失了，然後它就按照天生要做的方式開始發揮其功能。

我曉得有許多肉食者比素食者更不喜歡用暴力。

一個人如能控制它對食物的嗜好，再想要控制他的獸慾就很容易了。

禁食可有助於克制獸慾，但唯有以一種自我抑制的觀點來實行之。我有幾個朋友甚至發現他們的獸慾被激動起來，乃是實施禁食以後的結果，那就是說：禁食並無作用，除非能和尋求自我抑制同時進行。「受祝福者之歌」第二章中的一節，有關這方面而值得記述的是：

一個斷絕了意念的人
在外界所感受的事物消失了
後面却留下依戀；但是當
他見到了真主，
卽使是那點依戀也消失了。

禁食與類似的紀律，乃是達到自我抑制目的之手段之一，不是其全部，如果物質上的禁食不伴之以精神上的禁食，結果必注定是僞善和災禍。

當思想與飢餓的軀體合作時，那就是說，當其對身體所排斥的事物已養成一種厭惡的心理時，禁食就有用了。

如果在精神上不肯合作，徒然去強迫肉體，那又有什麼用？你可能餓得幾乎要死，可是在同時你的思想卻渴望著意念中的事物，那你的禁食是一種做作和一種妄想。

中止禁食比維持禁食要更加注意，或更需多加抑制。

飲酒是屬於病態者多而屬於惡習者少。我曉得很多人——他們都樂於戒酒。對那些已成病態的人必須幫忙他克制自己。飲酒之害已經使許多勞動者的家庭分崩離散。

唯有那些嫁給酒鬼的婦女們，才知道酒魔對於一度是有條有理而和平相處的家庭所造成的傷害。

一個國家若是成了酗酒習慣下的俘虜，只有毀滅，毫無前途可言。

一個人遵守誓言之能力，全賴生活上的純潔與否。賭徒、酒鬼或是有放蕩個性的人，絕

無遵守誓言。

我對吸煙和對喝酒一樣的嫌惡，我認爲吸煙是一種不良行爲，它貶損了人的良知，常比飲酒更壞，一個人一旦染上這種習慣，就要加以戒除，這是很壞的惡習，它使呼吸發生臭味，汚染了牙齒，有時甚至引起癌症，是一種不清潔的習慣。

13

談女人、婚姻、性愛與節育





在所有的要由男人自己負責的邪惡當中，沒有一樣是像虐待自己另一半那樣的卑鄙、驚人和殘酷，對我來說，她是女性，而非軟弱的性別。

把女人稱為一種弱者的性別，是一項誹謗。女人在那一方面是弱者，我不知道。如果它的含意是她缺乏男人殘酷的本能，或者她未具男人使用上述本能的手段，這種指責我可以承認。但是她們已成為一種較為高貴的性別。倘若說她是弱於打鬥，那她就是強於受苦。

我認為女人是「容忍」的化身。一個僕人誤受懷疑可以拂袖而去，在同樣狀況下，兒子也可以離家出走，朋友更可以結束友誼。至於一個妻子哩，假如她懷疑她的丈夫，她會保持緘默，若是丈夫懷疑她，她就完蛋了。

男人已把她變成家裡的苦工、尋樂的工具，而不把她當作伴侶和另一半。結果則是造成了一個半癱瘓的社會。女人應該稱為種族之母。我們感謝她們，不要再犯下對她們已經鑄成的大錯。

我贊成婦女們要有適當的教育，但是我不贊成婦女與男人爭著對世界作出貢獻。她可以競爭，但是她將無法躍昇到男人到達的高峯。她必須要作男人的輔助者。

女人必須要不再認爲她是男人發洩情慾的對象。

婚姻是生命中一件很自然的事，在任何意念上認爲它有傷品格，那就完全錯誤了，最理想的觀念是把婚姻視爲一種聖潔的行爲，並因此在婚姻狀態下，過著一種自我節制的生活。

我必須公開聲明，我能控制肉慾的誘惑，卽使這在夫妻之間是很不合乎常情的。婚姻的意義是要將夫妻的汚穢情愛之心加以淨化，使之接近上帝。夫妻間沒有肉慾的愛是有可能的，因爲人不是畜生。

一對夫婦若熱中於情慾時，那就和動物迷戀於這方面一樣。這種「沈溺」，除了爲延續香火之外，是要禁止的。

妻子不是丈夫的奴僕，而是他的伴侶和內助，同時也是共享憂樂的夥伴——他和丈夫一樣可以自由地選擇她自己的路。

我覺得一個佣人的奉獻，比一個妻子對其丈夫所作者要大過一千倍以上。妻子對於丈夫的貢獻，沒有什麽値得驚訝的，因爲他們之間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這種奉獻完全是很

自然的，可是要培養主僕之間的誠敬，就需要特別的努力了。

當一個妻子將要墮落時，爲丈夫者更需要去接近她。

有一次，我的朋友帶我到一所妓院去。他給了我必要的指點叫我進去，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錢早就付過了。我走入了罪惡之門，但是上帝以祂博大的愛憐保護了我，使我自己能克制，我在這罪惡淵藪中被弄得目瞪口呆，我坐在睡在床上的女人身邊，卻張口結舌無話可說，她當然對我失去了耐心，於是用著髒話和侮辱告訴我大門在那裡，我當時覺得好像我的男子氣慨已經受到傷害，並且受這種羞辱眞窩囊，眞希望能鑽入地縫中去。但是從那個時候起，我一直感謝上帝救了我。在我一生中，我還記得起有四次以上類似的事，其中大部分都不是我自己的努力，而是幸運挽救了我。從一個純道德的觀點來看，所有這些場合，必須認爲是墮落的。因爲在那裡有慾念，也有慾的行爲。但是從一般的觀點來看，一個人從實際犯罪中獲救出來，即可視爲得救。我只是從那種慾念中得救了。

戰勝情慾是男女最費力的掙扎。

我的禁慾主義是這樣的：一個人經常侍奉上帝，就能赤身和裸體的女人們睡在一起，不

論她們是如何美貌，都不會在性慾上呈現興奮。

禁食可作爲禁慾外在的幫助，與選擇飲食及限制飲食同樣需要。慾念是難以抗拒的，只有在各方面完全加以隔離，由上而下，才能使其就範。沒有食慾就不會有氣力，這是常識，所以我毫不懷疑，依控制慾念的觀點來採行禁食，那是很有幫助的。

關於節育的必要，有兩種意見。但是，過去多少年前流傳下來的唯一方法，是自我控制或是禁慾。對那些實行禁慾的人來說，這是一劑不會發生錯誤的靈丹，極有好處。同時醫生們如果不是發明了節育的人工手段，也會找出自我控制的辦法，而獲得全人類的感謝。婚姻的意義不在於獲得樂趣而在於求得子孫。在不希望有子嗣的情況下，結婚卽是一種罪行。

在你把情愛當作滿足獸性的手段時，它就變成肉慾了。

人工方法節育就像獎勵壞習慣一樣。它使得男女都不顧一切。對這些方法的重視，必然加速各種抑制的解除。採用人工方法，一定會帶來愚魯和神經衰弱的後果。將來會發現治療之道，比治疾病還要困難。一個人想設法逃避其行爲所引起之後果，是不對的，也是不道德的。吃得過量的人因有痛楚而禁食，自有好處。如果放任他的胃口，然後用進補或服用其

他藥品的方式來免除受影響，那就不妥了。他若是仍然迷戀於他的獸慾並逃避其行爲的後果，就更加不對了。天道無情，對於這種違反祂的條例的人，將充分給予報應。

我覺得把性行爲認作是和睡覺或吃飯一樣，是一種獨立的功能，簡直是無知到了極點。這個世界的存在有賴於生殖行爲，又因爲世界是上帝的活動場所，反映祂的榮耀，爲了世界能作有秩序的成長，生殖行爲應該加以控制。明白這一點的人，將會不顧一切的代價控制他的情慾，爲了他後代的身體和精神的幸福著想，他自己要具備這種必要的知識，並且把這種有益的知識傳給後代。

附：甘地年表

年代	年齡	生平大事	世界大事
一八六九		十月二日，出生於印度西岸波班達。父親卡蘭姆是波班達王國首相。	蘇彝士運河開通，美國橫貫鐵路完成。
一八七六	七	遷居拉日科特，同時進入當地小學，父親改任拉日科特王國首相。	（一八七七）英屬印度帝國成立。
一八八一	一二	進入中學。	
一八八二	一三	與同齡的卡司特拜結婚。	
一八八五	一六	父親去世。	召開印度國民會議。
一八八七	一八	進入沙瑪達斯大學，但一學期後即休學。	法屬越南成立。
一八八八	一九	長男出生，九月赴英攻讀法律。	
一八九一	二二	六月，考取律師資格。回到印度祖國。	
一八九三	二四	五月，抵達南非，並領導受白人壓迫的印度人從事「撒地亞·	

		哥拉哈運動」。	
一八九四	二五	反對限制印度人的選擧權。組織納塔耳印度人會議。	中日甲午戰爭爆發。
一八九六	二七	回印度接家眷。在印度各地發表有關南非印度人問題的演說。	（一八九八）德國佔領膠州灣。西班牙把菲律賓讓與美國。
一八九七	二八	重往南非。	
一八九九	三〇	波瓦戰爭爆發，組織印度人救護隊助英。	
一九〇一	三二	返回印度。首次出席國民會議派會議。	
一九〇二	三三	再度到南非。	英日同盟成立。
一九〇四	三五	經營費尼克斯農場。發行『印度論談』週刊。	日俄戰爭爆發。
一九〇六	三七	率領救護隊協助英國弭平祖魯族之亂。因反對新亞洲法召開會議。	
一九〇七	三八	發動有組織的「撤地亞・哥拉哈運動」，數度被捕入獄。	
一九一〇	四一	經營托爾斯泰農場。	
一九一三	四四	因結婚法問題而展開大規模的「撤地亞・哥拉哈運動」。與卡司特拜夫人同被逮捕。	泰戈爾獲諾貝爾文學獎，爲亞洲第一位得獎人。

年	歲	事蹟	世界大事
一九一五	四六	返回印度。經營「撤地亞・哥拉哈農場」。	（一九一四）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一九一六	四七	在印度各地旅行。	巴拿馬運河開通。
一九一七	四八	指導契巴朗地區的佃農發動抗議行動。	俄國發生二月革命。
一九一八	四九	領導罷工，並以絕食抗議。正要招募印度兵時，身罹重病，一度瀕臨危險。	
一九一九	五〇	因反對羅拉特法，而抵制英國產品，鼓勵印度農民自己紡紗織布。	簽訂凡爾賽合約。
一九二〇	五一	發表「不合作」宣言，把英國所頒贈的勳章退回。	
一九二一	五二	英國王子訪問印度，發動全面罷工、休業，作爲無言的抗議。	
一九二二	五三	因喬里查拉村發生暴動，宣布停止「撤地亞・哥拉哈運動」。被捕入獄判刑六年。	英承認埃及獨立。
一九二四	五五	在獄中因病獲釋。參加國民會議派大會。	
一九二八	五九	反對賽蒙委員會。加爾各答召開的國民會議派大會上，決議「以一年的時間，逐步要求印度完全獨立」。	（一九二七）林白飛渡大西洋成功。
一九二九	六〇	要求「完全獨立」，並決定一月二十六日爲獨立紀念日。	
一九三〇	六一	發動第二次反英運動，呼籲拒購官賣食鹽，爲了製鹽而長途跋	（一九二七）世界經濟

		涉。再次被捕入獄。	大恐慌開始。
一九三一	六二	出席倫敦的圓桌會議。	
一九三二	六三	無故被捕。在獄中因反對不公平選擧法而拒食。	
一九三三	六四	把「年輕的印度」改名爲「神之子」。解散農場。因病危而獲釋。	希特勒取得政權。
一九三四	六五	聲明退出國民議會派。	
一九三五	六六	爲了健康而暫時休養。	
一九三八	六九	與國民會議派對立。	
一九三九	七〇	與英國協商戰爭對策。	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
一九四〇	七一	被國民會議派開除。	英法聯軍在敦克爾克撤退。
一九四二	七三	議決英國撤離印度的問題，因主張以各種手段保衛印度而被捕。	（一九四一）太平洋戰爭爆發。
一九四三	七四	爲要求無條件釋放而絕食。	
一九四四	七五	卡司特拜夫人去世。	盟軍在諾曼第的登陸戰成功。

一九四五	七六	旅途中遇到兩次爆炸事件。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一九四六	七七	爲了協調印度教徒與回教徒之間的糾紛，而到各地旅行，進行說服工作。	
一九四七	七八	繼續在各地旅行，未能參加八月十五日的印度獨立大典，一心只爲化解印、回兩教間的仇恨而努力。	印度發表獨立宣言。印度分爲印度與巴基斯坦兩國。
一九四八	七九	一月三十日，遭受暗殺，當場死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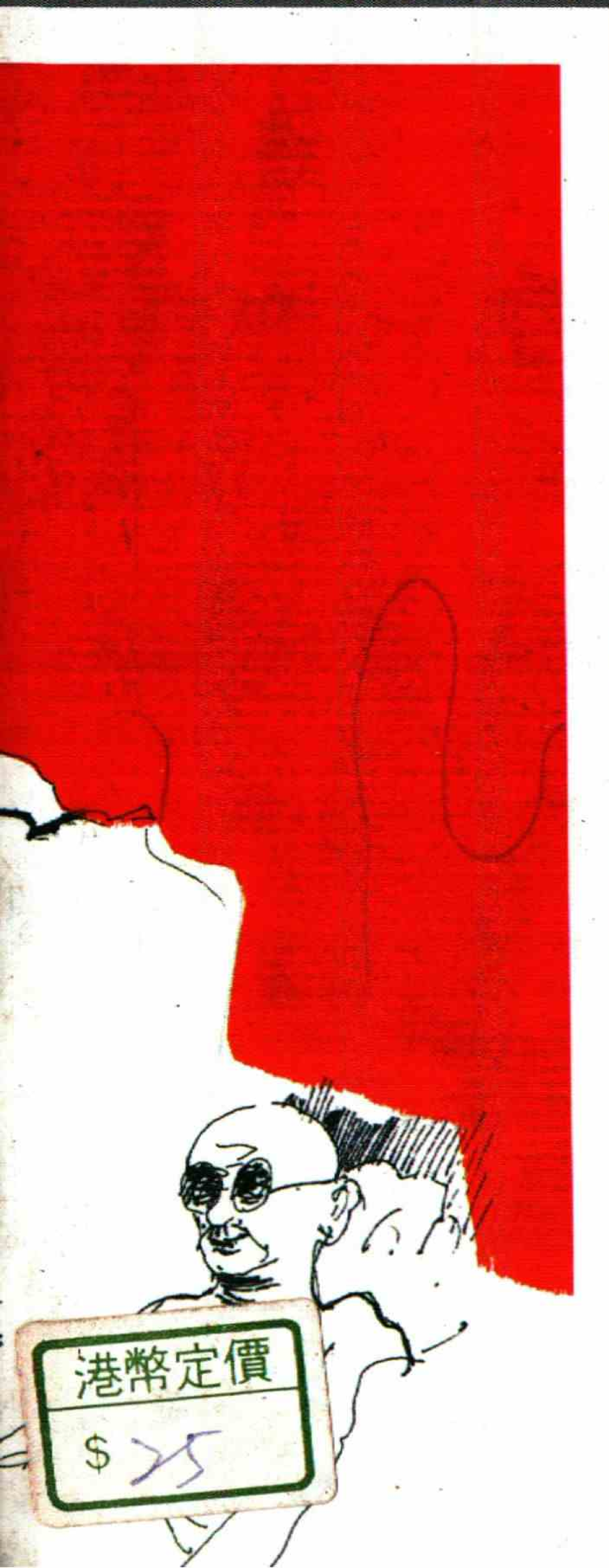
精選文刊 ㉜

甘地語錄　　定價：100元

著　　者：甘　　地
譯　　者：龐　祖　戡
策劃編輯：陳　清　榮
策劃發行：唐　文　彪
發 行 人：王　翠　華
發 行 所：頂淵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八德路一段82巷3號1樓
電　　話：02-3963033
郵撥帳號：0784385-1
出版字號：局版臺業字第叁叁肆伍號
印 刷 所：吉豐印製有限公司
地　　址：板橋市三民路二段正隆巷46弄7號

中華民國77年4月出版　　全省各大書局均售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更換



Key

甘地，印度人民尊稱為——
「瑪罕的瑪」，意為
「偉大的靈魂」

終生為印度之獨立而奮鬥，
和印度精神與文明一樣，
在人類歷史寫下
不可磨滅的一頁！